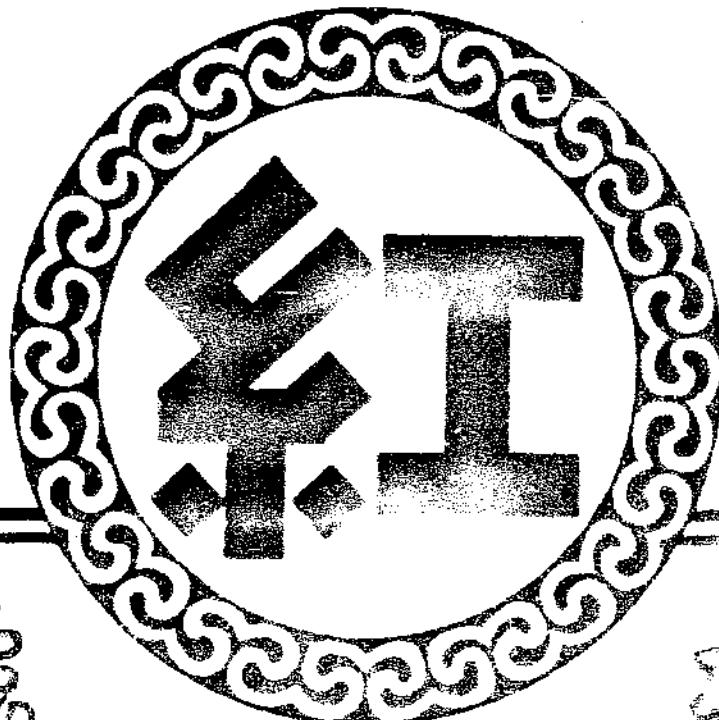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期二四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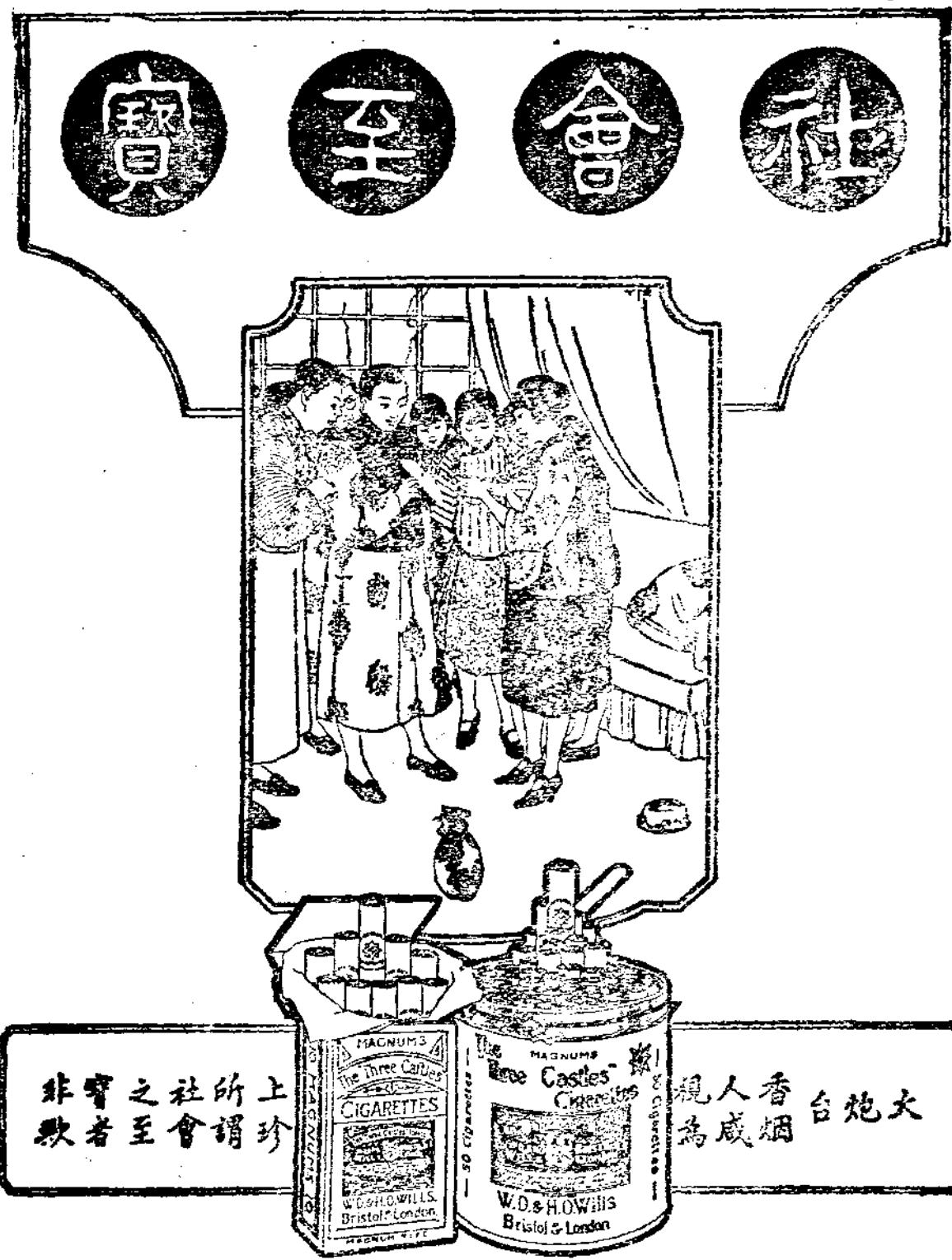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亞細亞銀公司露佈

時局阽危民生凋敝干戈擾攘烽火頻仍益以天災流行水旱迭見於是生活之程度日益高社會之金融日益促強者流爲盜賊弱者淪於餓餒誰實爲之謂之何哉昔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嗟小民生今之世日暮途窮而求其明廉恥蹈仁義是何異於癡人說夢狂瞽談天同人等以為欲維持秩序必先增進人民之幸福始而增進幸福又必先自提倡儉德發展實業始是以同人等聯合中華西班牙法蘭西俄羅斯等國同志爰集鉅資共組亞細亞銀公司內部組織大別之曰儲蓄部曰銀行部保險部曰信託部曰保證部曰進出口貿易部等特由各本國總領事署註冊呈報各本國駐京公使轉呈各本國政府立案並照會中國政府查照備案刻已組織就緒設總公司於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九十三號並於通商口岸分設公司案照章程循序進行先行開辦儲蓄部以調劑金融而後及於銀行保險等部業蒙西班牙總領事等頒給許可執照保護同人等不揣綿薄共矢決心支大厦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實心毅力積極進行惟茲事體大關係匪輕同人等自愧汲深绠短未由隻手擎天尚望邦人君子協力同心共相贊助建偉業而展鴻圖合諸尖而成巨塔是不特敵公司極願拜領南針抑亦爲同人等所譽香騰祝者也刻已籌備告竣即日開始營業擇期正式開幕敬佈微忱竚候 明教謹此露布

名譽董事	顧乃斌	饒穀丞
丁 槐	王芝祥	張有年
王桂林	呂公望	董事長 蕭 易
余魯卿	龍濟光	監察 張樹棠
		陶壽銘
		監察 胡慶衍
		盧祖需
		總理 林鴻賓
		經理 胡超
		藍啓高





目 次

第九十二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五月念三日
陰歷甲子四月二十日發行

短篇小說

兩鑄工 向愷然

春寒偶成二絕 許孝婉女士

滑稽尺牘 胡寄塵

毒酒（下） 朱大可

琴軒說趣 徐恥痕

笑海雙魚 程瞻廬

福氣 劉望實

山東之論語里歌 顧慕羣



紅雜誌





我 胡寄塵

悲喜交集 紅柳村人

書陳淑奇事 健碧斑紅館主

塵譚 曼陀羅室主人

古今名人小軼事 鄭逸梅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三集）（十四張） 不肖生

第三十七回 未先生卜居柳仙村 沈道姑募建藥王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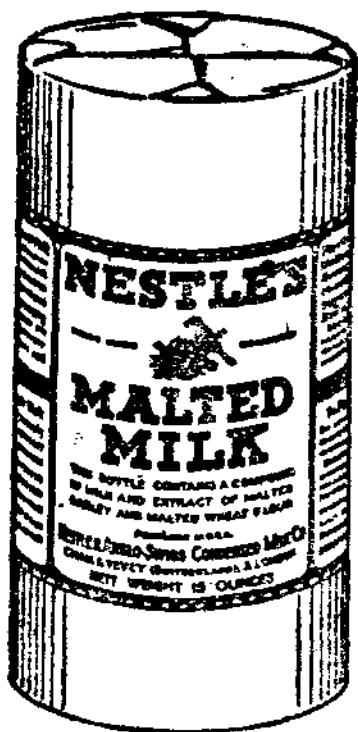
新歇浦潮（四張） 海上說夢人

第八十九回 窮應付且走曹家渡 精籌劃仍落翻戲圈



雀巢牌麥精牛奶奶粉

各大藥房



四大特色

- (4) 四時皆宜
- (3) 質美味甘
- (2) 定價最廉
- (1) 用法簡便

住址 姓名

奉上郵票八分請
將雀巢牌麥精粉
一樣瓶寄下此致

上海南京路八號

英瑞煉乳公司

贈券

紅

五洲大藥房

營業概要

本藥房運售歐美各國著名藥廠原料藥材選擇精良並自製人造自來血等家用良藥數百種歷蒙工商醫學各界光顧贊許本藥房不勝感幸並於西歷一千九百廿年特派代表赴歐美各國考察製藥事業並訂定英美德法諸大藥廠廿三家為遠東總經理凡該廠出品原料藥材醫院紅十字會及各科醫生應用器械藥物各工廠學校化學用品干片白金紙婦女化妝香品等均歸本藥房獨家經理到貨迅速代客定貨取佣甚廉復於上年特出鉅資收買前德商固本肥皂廠內部完全德國機器除照常製造各種香皂粗皂外復藉引擎餘力暨製皂副產精製工業化學藥材等以供獻社會需用尙希愛國諸君子源源賜教無不竭誠歡迎

總公司(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 話

寫字間(中一〇九〇)
進貨部(中一〇九一)
營業部(中一〇九二)
製造廠(西一七六二)

製造廠

徐家匯
上海

五洲固本廠

(電)

聲稱 載廉 士大 醫生 紅色 補丸 如何 使其 夫婦 二人 強壯 有力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能使男女身體康壯復原在中國各省及天下文明各國治愈之男女已無從勝計其人數矣即如近來所收到之證據如廣東佛山孫體元先生及其夫人是也孫君係中央直轄第七軍第一獨立營營副也其來書即聲明彼與夫人之經驗如左云鄙人前因從軍日久操勞過度致患夜難安眼神心神怔忡血薄氣衰腦筋疲乏腰背疼痛等症自服貴局之紅色補丸後百病悉除目下已強健如常能赴前敵指揮足見貴局之紅丸非尋常藥

人下文明各國治愈之男
體元先生及其夫人是也
人之經驗如左云鄙人
及乏腰背疼痛等症自服
貴局之紅丸非尋常藥
物可比也而內子前曾
患月信愆期時流白帶
等症自服貴局紅色補
丸之後前數年曾生一
子去年又生一女兒女
輩均服嬰孩自己藥片
日臻強壯此皆貴局藥
丸藥片之功力也無論
男女欲保夏令數月身
體康壯必需先伸胃經
強健有力消化有序章
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所造之新血能使各部
海腦筋強健是以正合夏
江西路六十號韋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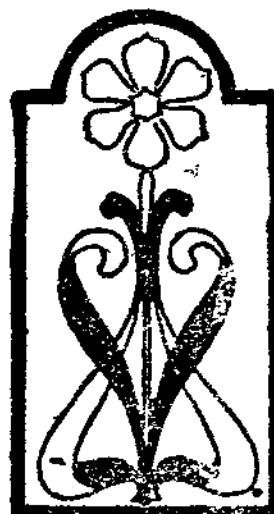
令補品之用爲疾病之保障此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此係奉送閣下與夫人速卽索得此書閱之爲得小書如欲索取卽須在明信片上填寫姓名住址及寄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可也

敝局印有忠告婦女小書及體壯力強如何可

兩 鑛 工

工鑛兩

然·愷·向·



湖南平江縣境內所產的黃金最多簡直可以說是遍地黃金這一縣境內作山種地的人每到了冬季一年農事結束的時候全家的男婦老少便都以淘金為職業他們淘金的方法甚是簡單就是隨意在甚麼地方掘一個洞下去或數尺深或丈多深掘到多砂石的這一層取出含砂最多的泥來傾入一個淘金的木盤裏面這木盤都是安放在有水的地方用水對砂泥內沖洗旋用手指將木盤搖動木盤底下安設了一個漏斗砂泥被水冲得從漏斗中流出來砂泥中所含的黃金屑末因分量比沙泥重便黏着在木盤底上無論如何拿水沖洗是沖洗不下去的砂泥都沖洗得乾淨了然後用毛刷將金屑刷下來每一次沖洗所得的雖不多然沖洗的次數既無限制而這種淘金人的又極低積少成多接連不斷的淘過一冬到次年農業開始的時候合算起來也就能得一個相當的代價了不過全縣的農人每年都是這們

兩 鑛 工

二

掘洞淘沙而淘過之後又不將所掘的洞填塞以致四鄉山林之中無處不有這種廢洞深的有泉水浸出儼然是一個吊井就是淺的也都蓄着半洞山水不知道那地方情形的人夜間打山林中行走誤墮入金洞之中送了性命的算是一件極尋常的事因此在前清末年平江縣知事就禁止一般農人淘金當地有些富紳覺得黃金委地不從事採掘太可惜了於是集聚資本採用新法大規模的開起金鑛來那開鑛的地方地名就叫做黃金洞於今黃金洞的金鑛在湖南要算是數一數二的了却說這黃金洞裏的鑛工十成之中祇有二三成是本地方的人其餘都是數十百里以外招來的俗語說得好人上一

百百藝俱全洞裏既有幾百名鑛工雖都是下力的粗人然其中也不少有能爲的不過爲知識與環境所限不能有出頭露臉的日子罷了以在下所聞的便有兩個人一個叫朱一湖一個叫胡禮清這兩個都是黃金洞的鑛工而身懷絕技的朱胡兩人原來並不認識同在洞裏做了一年的工彼此不曾通過姓氏這日約有四五十個鑛工同在一個山坡內休息玩耍其中有幾個會練過武藝的壯健漢子每逢有多人在一塊兒休息的時候照例總得各自顯出一些能爲來向大家誇示也有揀一塊二三百斤重的石頭雙手擎起來繞着山坡行走的也有伸出兩條臂膊聽憑人拿木棒敲打的也有拿一條竹槓

一人用手抵住一頭看誰人力大的是這們種種做作務必鬧到規定的時間滿了才罷這日四五十個鑛工同在一個山坡中休息玩耍的時候有一個平日最歡喜逞能的漢子打着赤膊顯出兩條筋肉墳起的臂膀照例舞弄了一會拳腳卽對常在一塊兒逞能爲的同夥說道來來我們再使點兒工夫給他們看看當下便有三五個身壯力強的漢子跳出來捉對兒胡鬧惟有一個在平日也是極歡喜爭強鬪勝的這時却祇坐着看熱鬧這幾個見了不依定要拉這人加入團體這人推託了一會不許祇得指着坐在旁邊的一個同夥笑道我們這點兒毛架子拳腳不獻醜也罷了這裏坐着一個本領比我們高強

幾十倍的尙且不肯動手呢衆人聽了眼光不由得都集在這個所指的人身上祇是看了都禁不住大笑起來原來是一個年近五十的駝子身體瘦小坐在地下彷彿和一只猴子相似面貌更醜陋不堪也不和衆人攬搭說話衆人中有個嘴快的笑道這位的本領祇怕是使得一趟好猴拳那同夥的漢子正色說道你們不要以爲我是開玩笑的話我雖不認識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本領然我敢和你們賭東道他的本領必在我們十倍以上我們同在一塊兒做了好幾個月的工我直到今日才看出他來衆人這才半信半疑的問道你如何看出來的呢同夥的漢子道我今日和他同在一處做工他本來是個

駝背又正彎着腰掘土不提防上面一大塊的石頭因兩邊的土掘鬆了直掉了下來不偏不倚的正正掉在他駝背上那塊石頭少說點兒也有七八百斤重又不是端方四正的落到他駝背上這方還是一個尖角我那時立在他旁邊眼見那石頭掉下來祇把我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了以爲這一下打在他駝背上怕不將他壓成肉餅嘎嘎就在這地方看出他的本領來了祇見那石頭打在他背上就和落在鼓皮上一樣崩的一下石頭直跳了起來滾落在一邊那們堅硬的泥土都陷下去二三寸深他慢條斯理的伸起腰來擡頭看了看上面又看了看我笑道原來是上面土鬆了吸不住掉下來的我還只道是有

人和我開玩笑呢你們說他這本領有多大我親眼看。了這情形才連忙請教他的姓名他是瀏陽人叫朱一湖今年已四十八歲了你們若不相信儘管搬石頭去打他看能將他打傷麼朱一湖這才仰面望着衆人笑道你們不要聽他亂說拿石頭打我打死了我這駝背是要好人償命的衆人聽朱一湖說話漢子說道我本來不打算向你們說出來好獨自拜他爲師學習些武藝的無奈他執意不肯收徒弟我說了多少他祇是不答應他或者因爲我是獨自一個人出不起多少師傳錢所以懶得費事你們若都肯從他學大家多湊些錢送他他看在錢的分兒上

我料想不會不答應衆人議論了一會說道祇要朱一湖真有本領能做我們的師傅我們現在已有八個人每人情願出十塊錢師傅錢湊成八十塊若再邀幾個進來能湊成百多塊錢這樣闊的廠子到那裏去尋找朱一湖仰起那副沒一巴掌寬的臉問衆人道你們果能湊足一百塊錢送我我倒情願停了工不做專教你們的武藝不到一百塊錢我就犯不着勞神費事了衆人聽了仍有些似信不信的向朱一湖道我們都是在這裏做工的人你知道我們的錢是血汗換得來的每人十塊錢差不多要兩個月才能賺得到手一個拿出這們多錢學武藝那武藝就要懂得那們多錢才好我們不說客氣話一百塊

錢湊足在這裏不過得打一打入場打過了便拜師打不過時你還是做你的鑄工我們仍把我們的錢收起來朱一湖笑道打不得入場收甚麼徒弟你們且去邀人邀齊了再說沒一百塊錢是休想學我的武藝這日如此說定了這八個人都極力的拉人同學祇是數百名鑄工當中除了這八個人而外竟找不出第九個願花這們多錢學武藝的人八人設法祇得商議每人多出兩塊多錢湊足一百塊剛湊滿了一百塊錢正待弄點兒酒菜請朱一湖來開廠忽然一個同做鑄工的人走來說願意出師傅錢同學衆人看這人的體魄雖極雄壯然年紀已像有了四十多歲這八人的年齡都祇二十多歲覺得這人的

年紀和師傅差不多那裏還能學武藝隨問這人姓甚麼叫甚麼名字曾練過武藝沒有這人道我姓胡名禮清沒有學過武藝衆人道我們都是學過好幾廝武藝的人於是做參師徒弟就多出些錢能把師傅的看家本領學到手也還值得你既是一個從來沒學過的人又有了這們大的年紀依我們的意思你犯不着白花錢胡禮清正色道你們不要輕視我以爲我拿不出這們多的師傅錢來你們看這不是師傅錢麼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大疊洋錢來約莫有二三十塊往桌上一擱接着說道看應派我出多少我便出多少不見得四十多歲的人便不能學武藝衆人看了笑道我們何嘗是怕你拿不出師傅錢

來你既執意要學我們是巴不得多一個人好少出些錢你師傅錢用不了這們多祇要十一塊多錢就夠了胡禮清欣然數出十二塊錢來將餘下的揣入懷中九個人遂一同去請朱一湖朱一湖一見胡禮清的面便不住的拿眼來打量面上很露出懷疑的樣子問胡禮清是那裏人在洞裏做了多少日子鑄工胡禮清道我是平江人來這裏當鑄工已有一年多了朱一湖聽了沉吟道我也在這裏一年多了彼此却都不會見過面這也奇了胡禮清笑道見面是見過的不過師傅生成這般的身體兩眼行坐都是望着地上無緣無故的如何能看得見我呢說得朱一湖和八人都笑起來了朱一湖當下跟着九人到

安排酒菜的地方。八人當中一個本領最高的開口。
問朱一湖道：我們還是打過入場再喝酒呢？還是喝過酒再打呢？朱一湖道：喝過酒再打若是我打不過了，不是白喝了你們的酒嗎？看你們要怎麼打？打過了吃喝得安逸些。八人齊說：有理！議定將不會學過的胡禮清除外，八人論年齡次序從大至小挨班一個一個的和朱一湖較量。祇有那個曾和朱一湖在一块兒做工的漢子知道朱一湖的本領自己夠不上。較量其餘七個人，都仗着自己的氣力想一拳便將朱一湖打翻。祇是那裏做得到？朱一湖僵腰駝背的立着上去，一個跌倒一個休說立在旁邊的人看不出来。朱一湖如何動手的路數就是被打跌的人也始

終不明白怎生跌下去的翻身再上去再跌下來。越是去的猛，越是跌的重。幾個自恃強硬的都跌得頭昏眼花，但沒一個跌傷了的。這七人才不由得不心悅誠服的。執弟子禮了。朱一湖從容問胡禮清道：你呢？也想玩玩麼？胡禮清笑道：怎生玩呢？我是完全不曾學過的。朱一湖點頭道：且胡亂來幾下試試你的氣力怎樣？胡禮清遂走近朱一湖跟前。朱一湖解衣亮出胸膛來，用手指點着說道：你用力在我這裏打幾下就看得出你的氣力了。胡禮清看朱一湖的胸膛瘦得和雞胸一樣，祇得笑了一笑，握拳打過去。怪胡禮清的拳頭還不曾打到朱一湖已急忙閃過。一旁口裏驚嘆了一聲，道：你是練童子功到了家的。

人怎麼也來和我開玩笑。幸虧我早看出你的眼神。不對。若不然說不定還要上你的當呢。好好這八個徒弟讓給你去教罷。胡禮清連連作揖。笑道。師傅說。那裏的話。我如何能收徒弟。朱一湖也連連回揖。說道。彼此都用不着客氣。各人有各人的路數。不同他們八個人做的都是外功。做我的徒弟本不相宜。我一則被他們糾纏。不過祇好答應。二則一百塊錢夠我下半世衣食。免我終年在這洞裏受苦。其實我的內功他們怎生能學得去。他們從你學才是正經路。數胡禮清。那裏肯依。便是這八個人。因不曾見胡禮清的本領。也不肯說要拜胡禮清爲師的話。祇是見了朱胡二人的情形。知道胡禮清是不會真個拜朱。

一湖爲師的了。隨卽將胡禮清的十二塊錢退還。仍照原數湊成一百塊錢送給朱一湖。八人同拜了師。胡禮清也就不再說拜師的話了。十個人一同入座。吃。喝。酒。至半酣。朱一湖向八人說道。你們知道胡師傅還是童男子。不曾近過婦人麼。八人聽了這話。都拿眼來打量。胡禮清把個胡禮清打量得不好意思。起來。其中有一個搖頭說道。這如何能看得出。祇怕未必有這們規矩的人。朱一湖大笑道。祇怪你們不曾生着眼睛。那有看不出的。若是看不出。也就不希罕了。這人問道。不近婦人有甚麼好處呢。朱一湖道。虧你們混充會武藝的人。連童子功的好處都不知。道我也沒有這們多精神。和你們細說。你們都是歡

喜抵竹檳的人拿一條竹檳和胡師傅試試便可知。道童子功的好處了八人聽了都異常高興有一個自信抵竹檳不曾逢過敵手的人搶着起身拖了一條竹檳跑來向胡禮清道如何抵呢也和我們平日一樣抵嗎胡禮清仍坐着不動笑道我從來沒鬧過這玩意那裏抵得過你們年輕的人今日是陪師傅的日子大家坐着談談下次再玩這把戲罷朱一湖對胡禮清拱了拱手道他們都是些沒見過世面的後生給他們見識見識使他們從此知道天外有天不敢目空一切也是好的胡禮清這才也拱了拱手起身問這拿竹檳的人道你們平日是不是每人握住竹檳的一頭各使各的氣力向前抵嗎這人一面

應是一面將竹檳一頭遞給胡禮清胡禮清隨意站着並不落馬伸出臂膀將竹檳抵住教這人使出力來這人的臉都掙得紅了就和抵在石板上一般動也不動胡禮清笑道罷了這不能算數你且將竹檳這頭削尖抵在我掌心裏試試看這人已覺得胡禮清的氣力比自己大然還不相信能削尖竹檳對抵真個拿刀把竹檳削得和矛頭一般鋒銳胡禮清張開五指將竹尖抵住掌心這人又使盡平生氣力抵了好一會竟是如前一般的不動絲毫胡禮清又笑道這還是不能算數掌心的皮厚沒有甚麼了不得你不妨拿竹尖抵進我的肚臍照這樣抵着試試看說着撩開衣露出肚臍來挺起羅漢也似的肚子這

人心裏自是驚訝和胡禮清爭勝負的念頭雖已不敢有了但是接着便發生了好奇的念頭覺得這種駭人的本領倒不可不親自試驗一番見胡禮清挺着肚子露出肚臍來卽拿竹尖向臍眼戳去却不似抵在掌心中那般鐵硬就彷彿戳在一大包棉花上這人暗想以我兩膀的氣力就是一條水牛經這一

都抵不動我還用得着抵過老哥那邊去嗎老哥的氣力有限是這們還是算不了甚麼且拿刀把這一頭也削尖待我做點玩意兒給你們八位看看八人聽得再有好玩意兒看爭着拿刀把竹梗這頭也削尖了胡禮清接過來一頭抵住臍眼一頭抵在一扇土牆上口裏喝一聲肚皮祇一鼓卽見竹梗短了二寸再一聲喝緊跟着踏進一步原來竹梗已將那土牆戳穿了一個窟窿透過去好幾寸了朱一湖脫口叫一聲好八人也同時喝聲采不知高低胡禮清酸了休想將胡禮清抵退半步這人祇得鬆了手說有些古怪這人邊想邊用力往前抵祇抵得兩膀都酸了不由人不五體投地的佩服道確是了不得的能爲不由人不五體投地的佩服不過胡師傅怎的不向我這邊抵過來呢胡禮清搖頭笑道我說句老哥不要見怪的話老哥削尖竹梗

印和尋常人的臍眼一般無二看不出一點兒特別

之處來。朱胡二人自經過這回拜師，顯能爲之後，有八個徒弟代爲宣傳，不到二三月工夫，不僅滿洞的鑄工都知道，二人有絕大的本領，就是這鑄公司的經理也聞兩人的名了。這經理是個大富紳，久有意延聘兩個好武藝的人住在公司裏，一則保護公司裏的財產，二則保護他自己的生命。祇是不容易找着能勝任愉快的人物。一聞朱胡二人的聲名，很高興的親自到洞裏來延請，每人送三十塊錢一個月的薪俸。二人正在做苦工的時候，忽然有人出這們多的薪俸聘請他們去閑坐吃飯，一點兒事不做，當然是喜出望外。都即刻跟隨那經理到公司裏擔負保鏢的職務。經理於閒談的時候，問起二人學武藝。

的歷史，二人都是一般的含糊其詞，不肯詳細說出來。歷便是各人的師傅姓名，也不肯說。就二人說話的神氣推測，好像一說出來，便有禍事臨頭似的。朱一湖祇在那公司裏住了兩年，積蓄了七八百塊錢，就極力的辭職去了。是不是回瀏陽原籍，無人得知。祇有胡禮清一人，他家離公司僅有八十里路，家中有哥嫂、姪兒、姪女，胡禮清每年回家兩趟，家裏原是很窮苦的。自從他得了這保鏢的職務，而後家中的生活就漸漸舒展起來。不到三四年，儼然成了個小康之家了。古人說得好：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胡禮清當極窮困的時候，能忍辱負重的做鑄工，一些兒不作非分之想，任是誰也不能不承認他是個有操

守的人物。然豐衣足食的才過了幾年，倒不免把持不住了。他在洞裏當鑄工的時候，和他朝夕在一塊兒的，都是些同等階級的工人，終年胼手胝足，僅得敷衍自己一身一口，當然都一般的沒有閑錢和閑心到嫖字上去做工。夫此時既在公司裏當鑄師，終日在一塊兒的，都是公司裏的職員，鑄公司裏的職員，多是薪俸極豐，事務極簡的。平日吃飯支薪，沒有事幹，又是三個成羣，四個結黨的大家鑽謀消遣的方法，自然免不掉要走到嫖的這條路上去。那黃金洞，在未開成金礦以前，本是一個荒村，既成立了這大的一個公司，和集聚了這們多職工，在那裏便漸漸成了個熱鬧市鎮了。上中下三等的土娼，足有

二十多處，每處至少也有兩三個油頭粉面的女人。公司中職員無不一人嫖了一個，明知道胡禮清是一個做童子功的人，在公司中同事三四年不曾見他和女人沾染過一次，然一般職員們的心理覺得越是胡禮清這種平生不近女色的人，若能將他拖下水，越是有趣。大家包圍着胡禮清，勸誘要胡禮清同去土娼家玩玩，胡禮清並不知道這些職員的用意，以為不過邀請同去，湊湊熱鬧幾番，却不過衆人情面，祇得陪衆人偶然去土娼家坐坐。對於那些土娼，無論面貌生得怎樣，胡禮清祇是連正眼都不望一下。那些職員們看了胡禮清這種情形，更商議非把胡禮清拖下水不可。有一個最濫污的土娼，獻計道：

這有甚麼爲難。你們祇要能邀他到我這裏喝酒。我包管他自己要在這裏嫖並不要你們勸他半句。職員們連忙問是甚麼方法能有這般靈驗。土娼初不肯說。後來被問得急了。祇得說道：我有一種藥末。祇須攏一點兒在酒裏。不問給甚麼人喝下去。沒有能支持得住的。攏在有色的酒裏一些兒。藥味沒有誰也看不出來。那些職員們祇願是這們鬧着尋開心。那裏顧胡禮清的死活。聽了土娼的話。一個個鼓掌贊成。次日就邀胡禮清去那土娼家喝酒。胡禮清曾同到土娼家玩過幾次。那裏想到有人暗算呢？誰知那藥酒一喝到肚裏。不到一時半刻。藥性便發作了。加以那個濫污土娼緊靠胡禮清坐着。使出種種勾

引的手段來。果不出土娼所料。胡禮清三十多年把持熬鍊的工夫。竟在頃刻之間斷送在那土娼手裏。了事後追悔那裏來得及呢？然而胡禮清假使經過這次失足之後。仍能繼續如前。把持下去。童子功雖說是已經斷送了。但於生命並沒有妨礙。便是身上武藝也不過較前略減色些兒。尙不失爲一條好漢。無奈這個色字。一次不曾犯過的。倒容易把持。越是在晚年犯戒。一犯就不可收拾。胡禮清是個腦筋很簡單的人。並不猜疑是被同事的暗算了。以爲自己忽然把持不住。是數由前定。應該和土娼有緣。分次日公然在土娼家擺酒請同事的吃喝。從這日起。每夜必到土娼家歇宿。和土娼攬得如火一般熱。從來

不敢縱飲傷身的在土娼家則無夜不飲每飲必醉是這們過了半年更與土娼寸步不能相離了白天也不肯回公司無晝無夜的和土娼又廝混了十多日這日忽然跑回公司來急匆匆的找着經理說道我快要死了立刻得辭職回家去請你快教賬房結賬我須帶點兒錢回家料理後事經理笑道你又不害神經病怎麼這般瞎說好生生的人胡禮清不待經理說下去連連跺腳催促道我自己的事自己知道遲了就來不及到家必死在半路上我有許多話要和家兄說快教賬房結賬罷經理看胡禮清的臉色神氣實與平日大異說話也不像是害神經病的祇得吩咐賬房結賬一面向胡禮清說道你既是得

了急症逆料不能治此去你家有八十里路如何能走得動呢我雇一乘轎子送你回去罷胡禮清祇急得如熱鍋上螞蟻一般的在房中走來走去聽經理說要雇轎子送卽說道承你的情我也不好推辭但得雇兩班轎夫在路上好遞換着跑不能歇憩經理答應了不一會賬房結好了賬將應找的錢交給胡禮清轎夫也雇了兩班來了胡禮清連同事的都來不及告別急急的對轎夫說道我在前面走你們扛着空轎緊緊的跟上來切不可離我太遠等我跑不動的時候再坐轎夫也莫明其妙胡禮清祇向經理道了聲擾拔腿便跑轎夫扛着空轎在後面追胡禮清的脚步好快四個轎夫輪流扛着空轎都追得滿

身是汗不上。一個時辰已跑了四十多里。前面有一條小河。須坐船渡過去。這時湊巧都開到那邊去了。祇好在河岸上等候。轎夫看胡禮清等得極焦燥不堪的樣子。兩脚不停地在河岸上跑過來。跑過去。口裏咬得牙齒吱吱的響。渡船一到。即搶先跳了上去。不肯坐下。兩脚分開來踏着兩邊船舷。那渡船很寬。兩腳僅能踏住一點尖兒。兩手握着拳頭。橫眉瞋目。的好像要和人廝打的樣子。駕渡船的見船舷被踏得喳喳響亮。就像要破裂似的。也不知道胡禮清是甚麼緣故。走過來想勸胡禮清不下。縣駕船的待動手將胡禮清拉下。不提防胡禮清迎面呸了一聲。祇呸得駕船的叫了句哎呀。立脚不住。往後

便跌了一跤。臉上如被極重的東西打了一下。登時紅腫起來。痛如刀割。這才知道胡禮清的厲害。那敢再說半個不字。忍痛爬起來。駕渡過去。胡禮清攢了一兩銀子在船上。躡上岸又跑直跑到家。不會坐轎。胡禮清一跑進家門。即大呼哥哥。不見答應。他嫂子迎出來。說你哥哥昨日到平江縣去了。要明日上午回來。胡禮清恨了一聲。說道怎的。這們不湊巧。我若是拿功夫極力的掙扎。早已死在路上了。就爲要當着哥哥說幾句話。誰知竟沒有這緣法。無論如何悔得及。啊說完這幾句話。倒地就死了。黃金洞鑛公司裏有西醫聽了轎夫傳述的這番情形。定要剖驗。

胡禮清的屍看是甚麼病症何以自知必死更何以能拿功夫掙扎八十里路胡禮清的哥嫂雖不願意將自己兄弟的屍給西醫剖驗然胡家都是些鄉愚一則畏懼洋人二則畏懼公司的威勢不敢不肯及至剖驗結果祇知道胡禮清的五臟六腑都已腐爛了而筋肉就鐵也似的堅硬至何以能自知必死何

以能拿功夫掙扎八十里路仍不會剖驗出甚麼證據來在下寫到這裏不覺擱筆嘆道酒色害人竟到了這一步像胡禮清這般銅筋鐵骨的漢子尚且不過半年便弄成這般結果精力遠不及胡禮清的人犯上了酒色兩個字看如何能不死

春寒偶成一絕

許孝婉女士

斗帳春寒夢未成
爐灰半燼夜三更
鴦鷺瓦冷霜華重
閒倚薰籠坐到明
九九消殘二月天
春風依舊拂簷前
曉來偶倚闌干立
嬌小玲瓏劇自憐



滑稽尺牘

胡寄塵

●謝友人贈文具

昨日書來。惠贈筆墨等件。均已照信收到。謝謝。從此以後。弟之文字。皆足下之所賜也。何也。文字非筆墨莫書。而此筆墨爲足下所贈。卽弟之文字爲足下所賜也。此感曷有涯涘。區區尺素。不能道微忱於萬一也。卽此鳴謝。並頌文安。

●約友人旅行

昔李太白有句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夫吾人無論居家或出門。皆是天地間一旅客耳。同是旅客。又何必貪家居之安。而憚出門之苦。際此

春光明媚。大可出遊。弟已與某某諸君。約作某地之游。吾兄例當加入。義無可却。
專此檄告。望卽整裝。如敢故意推辭。定以軍政從事。

●請友人演說

久聞先生擅場演說。爲之心傾。今敝處於某日開某會。擬恭請先生惠臨。無論演
一句兩句都好。題目更不必拘定。蓋凡經先生所擇者無不佳也。吾等寄此信時。
都拍掌以送。先生亦聞之否耶。倘蒙允許。祈先賜覆。以便該日鼓掌以待也。敬此
恭請演安。

●寄友借書

許久不見。甚爲念念。茲啓者。今急需某書一閱。尙祈惠借。閱畢卽還。倘足下視爲
珍秘。不肯賜借。深閉書厨中。以飽蠹魚。則又何苦。故弟以爲徒飽蠹魚。仍不如借
與書驅之爲愈耳。吾非有意爲書驅也。倘足下可以不須我交還。吾亦樂得久假
不歸。如須歸還。我仍當卽還。決不食言也。可否之處。還請足下斟酌之。

費令德默念這個軟領必定是扶往汽車的時候遺失的。然而門鎖窗閉這樣一百多磅重的人從何處下來呢。正想着汽車已停在門外傑生領着潑令司進來費令德道我現在要到紐約去偵查潘納的下落你可不必跟去。



行甚速。約行了一個鐘頭。隱約見前面也有。一輛汽車。探長便吩咐道。安而開足速率追將上去。因費令德那部汽車每點鐘能行走七十英里。那時風馳電掣一般。看看趕上。只見那部車裏共有四個人。一時不能細辨。潘納是否在內。費令德正想躍上那車時。忽聞砰然。

一響車的前胎已被擊破不能前進費遂走下車來將那個領帶給濱令司喚了一回便命他趕向那部汽車而去等到車胎換好那部車子已跑得影蹤全無濱令司也不知所往費令德遂命車夫開到百老匯路到了一片藥房門口費遂下車到電話室內打電話給萊安叫他尋找濱令司自己在哥倫比亞中央公園等候說畢上車吩咐開到中央公園並囑道安而一路之上小心注意濱令司到了園門他的第二助手萊安已在那裏等候費令德遂將潘納被毒繼後失蹤的情形告訴了他教他去秘密查訪現在我仍要回到雷耳番家去你倘然得了什麼消息即打電話通知我說着從袋裏拿出一張秘密電話號碼單遞給萊安自己上車那時夜已過午大地沉寂好像死了一般車過雷耳番橡皮廠的時候廠內機聲轟然大作還在那裏趕作夜工費令德便喚停車自己走到雷耳番家輕輕按了一按電鈴祇見勞安司出來開門道探長在回來麼費令德道你家主人現在那裏勞安司道他在藏書室裏很盼望你轉來呢傑生柯立克畢士諸位先生們和主人的兄弟傑姆司君等都在那裏當我出來開門的時候我家主人正和傑姆司口角你來可和他們解決了因為潘納先生患了病老主人益發暴怒如虎了費令德點了點頭便跑進去傑姆司迎定着便對費令德道探長我們現在大是不幸你的助手傑生曾到米溫家中去探訪他他和母妻住在離此

三四里的一個山內據他夫人說自從早晨出來並沒回家不多幾時他夫人接到一個電話是從紐約發來的說到這裏便對傑生道請你講下去罷傑生就對衆人道自從米溫在此間失蹤後我便往他家中探聽他夫人說並未來過祇接得一個電話說道請勿懸念在此勾留數日即當返家發電的時刻是晚上十一點鐘費令德點了點頭傑姆司又道我方才聽見畢士醫生說潘納被人暗算中了毒了現在米溫忽告失蹤恐怕與此案大有關係吧費令德道你們可曉得米溫失蹤的原由究竟是怎樣他在橡皮廠裏可有挪空什麼帳款麼雷耳番道他從沒有做過這種不端的事情傑姆司道米溫失蹤對於橡皮廠裏的事情完全不成問題的諸位可曉得他和潘納爲了梅德林姑娘成了情敵麼他因好事不成老羞成怒所以出此下策也未可知記得兩禮拜前他們倆爲了這件事情口角起來甚至動武米溫敵不過潘納逃了出來後來米溫遇見我他說必定要報此仇由此推想起來我敢斷定他蓄意謀害潘納了雷耳番道米溫既然不是謀害潘納的人然而他怎樣下毒呢那藏酒地窖門上的鑰匙是我親自收藏的當我親自開瓶的時候瓶蓋上的簽字我也檢查過的那隻玉杯我也親自照過的毫沒可疑的地方傑姆司笑道你這個鑰匙是不是藏在書架下抽屜裏的麼你藏得這樣疏忽假使我要謀害潘納也很容易的費令德道既然如此我

毒酒

四

們便問拿酒的人勞安司好了雷耳番頗以爲然便接鈴喚勞安司進來費令德詢問道地窖裏共有藏酒三瓶你往取的時候隨意拿的呢還是向三瓶中揀的呢勞安司道我隨意拿的費令德便命他將空瓶取來勞安司躊躇道自從散席後那隻酒瓶陡的不見了後來聽小主人中了毒我想必定要檢驗那隻空瓶的然而尋來尋去終不能得這件事情真真奇怪費令德道你末次見這酒瓶的時候是在那裏勞安司道席散的時候我見這只空瓶還在棹上我吩咐下人趕速撤清棹上各物我便出來伺候衆人那時潘納君還未登樓他拍着我的肩道勞安司這酒性真好我喝了已經覺得有些頭眩我見他面色灰白疑他醉了那裏會防他中毒呢後來我問其餘僕人這個酒瓶放在那裏他們已經和其他酒瓶混在一起分不出了當下衆人忙到半夜方纔安睡費令德睡在床上想起地窖中還有兩瓶酒何不先去偵查一回遂喚醒了傑生帶好手槍趁着天未破曉的時候摸到地窖的門口覺得門沒有鎖好像有一個人先在那裏費令德叫傑生奔上前去擒住那人不料那人往地下一蹲如飛而去一轉眼間不知何往兩人又不敢驚人祇得回到房中略事休息以待明晨再行偵查

萊安自從奉了費令德之命偵查濱令司下落暗想潘納中的既是印度的綠毒那麼我何弗到印度街去

偵查呢。思念既定，遂到華盛頓街車站搭了火車，趕往里克多街。片刻即到這條街上的居民有阿馬尼亞人、印度人、日本人和中國人等。他從街頭第一家起，探頭探腦的挨戶看過去到了第二家，見大門開着，裏面人聲擾雜，不堪剛巧走到門口，那頭高而且大的警犬濱令司搖頭擺尾跑將出來，萊安喜出望外，便對他道：濱令司可曾發見什麼事故嗎？濱令司見是萊安，便衝了他衣角，奔向樓上去，經過一條小廊，濱令司在房門口停步，萊安知道此中有故，便向門上敲了幾下，等到開門一看，見室中陳設都作印度式，室中除了那個體幹魁梧的印人外，牀上還有睡着的人，萊安連忙上去一看，不禁喊了一聲：阿呀！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遍覓不得的潘納，萊安對那人道：你將潘納君藏匿在此，究屬何意？那人附着萊安耳語道：請勿高聲，潘納現頗安適，你可快請費令德探長來此。萊安冷笑道：你休騙我！我曉得你將乘我去喚探長時，你可將他帶往別處，現在我偏不走，除非將潘納交給了我方可。使得那印人道：你不要誤會，我是上議員雷耳番的好友，我的兒子勞安司現在他家充當總管，我本想設法將他載回家去，但我一時還沒殺害潘納的心。你倘然信任我，請你快走，馬上同探長來，此事尚可救說着也不待萊安答應，連忙將他推於門外。

費令德正在好夢方濃的當口，忽然聽見樓下電鈴大作，趕緊披衣跑下樓去接筒，一聽原來是萊安教他

毒酒

六

趕緊前去費令德道你可緊緊守着我到十點鐘就來。倘然遇着意外事故趕緊通告警長教他派人幫你說畢重復上樓脫衣而睡等到將近十點鐘方命道安而駕車開往里克多街而去到了那邊祇見萊安和潘令司都在門口守候費令德道沒有發生變故。麼萊安道沒有說着便引費令德到了樓上遇着一個印人費令德惡狠狠的問道潘納仍在裏邊麼印人道潘納現被兩個印度主教監守着他們要想將他帶往拉米賓去了當下開了門讓他們進去見潘納仍是神志昏迷的睡在牀上不過面色較前略好費令德正在察看潘納的時候突見兩個印人從帳幃裏跳了出來要想狙擊幸虧費令德眼快先將一人擊倒順手拔出手鎗又將執刀的印人擊斃那門外的印人跑進來道幸虧你不被他刺着因為他這柄刀是用毒藥製成的現在這兩人既死決沒有他人來了費令德道你既然不同他們表同情的我便免你一死快將潘納扶了下去不料正在動手之際忽見牀幃在那裏蠕蠕而動連忙揭起一看費令德不禁詫訝道你是勞能司米溫麼為何伏在這裏呢我想你必和這件案情有關快些說來我現在有用你的地方決不加罪於你的米溫戰戰兢兢的說道潘納是我向紐約僱了兩個印人將他攜到此地的他是我的情敵所以出此下策的不過下毒的事情我却一概不知我的計劃是想將他載往印度荒島上去費令德道那麼毒藥究。

是那個下的呢。米溫道這却不知我祇聽見人說潘納喝了酒後忽然昏迷不醒我就計上心頭打了電話給我預先僱好的兩個印人由我引他們從後門而進我本備有潘納臥室的鑰匙乘這沒有人的時候將他扛了出去載上汽車直到此間費令德遂命萊安和那個印人將潘納扶上汽車自己押着米溫上了車一點鐘後費令德依了米溫的請求先送他到橡皮廠裏並不加他擄匿之罪自己遂在辦公室中打了一個電話給畢士醫生說潘納已經找回來了我仍將秘密送他到臥室內請你預先佈置一切隔了十分鐘費令德遂扶了潘納從後門送他到臥室內然後出來找了傑生問他有何消息傑生道我聽見管家同到藏書室內見雷耳番正和勞安司說倘潘納病勢不致轉劇則他將往華盛頓參與會議雷耳番橡皮廠總理一職將讓於他的從弟傑姆司繼任現在他們兩人正在藏書室內商議此事費令德亦將救回潘納和米溫藏匿潘納的事略說一過傑生道米溫既然矢口不認下毒那麼其中必定另有其人費令德道此事我已略有端倪我現在要去詰問管家婦塔爾伯和僕婦沙士兩人你在此等我隔了十多分鐘費令德已經跑了回來低聲對傑生道快到房裏去說着往前便走到了房裏將門閉好便命傑生上屋自己也爬到屋頂傑生道你想下毒的兇犯是伏在屋頂麼費令德道我方才去探取管家婦塔爾伯的口供他已盡情招

毒酒

八

供了下毒的人就是昨晚在地窖裏被他脫逃的我們再翻過這個屋頂便可有所得了兩人又爬了多時見有一處四週裝有小窗都有黑韓遮着費令德乃從懷中拿出一把小刀輕輕將小窗揭起見有一人口中含着手巾像在那裏試驗化學一般仔細一瞧這人就是上議員的從弟傑姆司見他一手拿着瓶一手用金鋼鑽向瓶底鑽鑿小孔兩人乘他不備躍入房中將傑姆司按住用繩子縛於椅上傑姆司怒吼道我正爲橡皮廠試驗化學你貿然闖到此處意欲何爲費令德笑道我曉得你是橡皮廠裏的化學工程師不過廠裏要你鑿這瓶底何用我現在不必和你多講說着便向他懷中取出一把鑰匙遞給傑生道你快些由此下樓請雷耳番柯立克律師和畢士醫生等到此地來你說我已將謀害潘納的人拿住了傑生答應着便走不到片刻衆人都匆匆上來一見傑姆司縛在那裏莫不大吃一驚雷耳番先發言道不料謀害潘納的就是你麼所以你常對我說潘納年幼識輕決不能當廠裏的總理我倒毫沒疑及原來你因自己謀不着這個位置遂不顧骨肉忍心害理出此下策傑姆司很倔強的答道他們所說的完全是嚮壁虛造你老人家切不可以假當真費令德道你既說我是捏造我當呈出幾種鐵證給你瞧瞧說着對畢士醫生道你看這兩瓶酒都是有毒的地窖中共有酒三瓶他用金鋼鑽將瓶底鑿一小孔用毒藥灌入然後仍舊塞

好安放在地窖中現今潘納喝了一瓶其餘兩瓶他曉得必定有人要拿去試驗的所以他。在。昨。晚。半。夜。的。
時候先去拿了出來現在伏在這裏仍將毒酒傾出灌以尋常的酒以後雖有人試驗已無毒質畢士醫生。
遂借他的試驗具化驗一過證明潘納所中的毒與此毫無差異傑姆司到了這個地步方才面如死灰垂
頭無語雷耳番對畢士醫生道現在潘納怎麼樣了畢士道較前大有起色現在梅德林小姐正在那裏照
料他等到此地解決了我便同你去瞧他雷耳番道如果潘納沒有什麼變故我也不願送官究辦傑姆司。
遂乘勢道你倘然能免我一死我亦不想住在這裏了廠中現在招人到美國南部去開分行還是容我去。
老死在那邊罷雷耳番聽他說得怪可憐的遂吩咐費令德將他放了費令德未放他前復將他暗通管家。
婦塔爾伯私接電話於彼室中狼狽爲奸該婦亦宜速行辭歇雷耳番感激無既詎料傑姆司釋放以後突
出手槍擬射擊費令德被傑生瞧見即取案上鑽鑿從後刺入傑姆司腦中腦漿迸流登時身死雷耳番睹
此慘狀雖云大義滅親然亦不得不有感於中涕淚滂沱經人解勸方纔止慟而此變幻莫測之謀殺案亦
由此告終

痕·恥·徐·

琴說軒趣

琴軒說趣

一〇

—◀篇連話鳥▶—

文人雅謔。無所不至。即如我們一班朋友當中。自從獨鶴澹盦兩人發明「鳥」字以來。起初不過用在名號上。猶如從前官場中稱某翁某翁一樣。後來愈推愈廣。幾乎無鳥不開口。譬如一個人話說多了。稱爲鳥話連篇。今天飯菜不好。說是鳥飯難吃。像這種隨口造出的鳥名詞。很多很多。差不多好編一本鳥詞典哩。有幾個頑皮朋友。不但口頭稱呼。就是函牘往來。也都是某鳥某鳥。把什麼老兄先生。都一概取銷不用。倒也爽利得很。有一次我寫信給民哀。開首寫了一個「民」字。民字底下。畫了一隻小鳥。算是代表鳥字的意思。我以為他看見了。一定要大笑。誰知那個三寸丁姚矮子。比我還要曲狹。他的回信上。不寫名號。劈頭畫了一只大網籃。網籃底下。就接連着敘起事來。這封信是我一個朋友替我拆開來的。他看了不懂。問我是什麼意思。我起先也不明白。後來一想。才從恍然中鑽出個大悟來。原來我的名字叫夢蘭。滬人讀夢如網。網籃者。夢蘭之諧音。民哀異想天開。不愧有『鬼靈精』之雅號。而他自己的署名。也很特別。說是『嚙嚙求友者』。這明明白認爲鳥了。



笑海雙魚

程瞻廬

(一)

吾那丈人父母的千金小姐爹爹。媽媽的賢哉媳婦啊我得了你給我的一封信害我犧牲了五角小洋爲什麼呢我讀完了你這封信。渾身的汗毛孔似癢非癢似冷非冷陡然間出了無數的肌肉痱子。

我老大吃驚忙雇人力車趕到益湯弄買了一服痱子粉回來敷治方才平復車費藥費一共化去五角小洋這都是你害我的啊你敘述別時情形點竄幾句西廂記說甚麼「猛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鉤減了玉肌」你的玉肌不見得減得這般的快我的肌肉痱子却完全發生在這幾句話上倒便宜了賣痱子粉的老板多做了這筆生意請你以後信來不要害我發生這皮膚病罷不要專替那藥店老板做生意罷不是我不信你的話實在你的話太不近人情了我說一聲去也你便鬆鉤減肌這不成了一句俗語喚做「開口不見四兩肉」麼你的玉體去年立夏節曾經秤過計重八十二斤四兩照「斤求兩」法計算共得一千

笑海雙魚

二

三百十二兩我說一聲去也。你便減少了四兩玉肌要是我連喚着三百二十八聲去也。那麼你便連肉帶骨和着五臟六腑都隨着我的呼聲逐漸減削。一千三百十二兩的重量減得一乾二淨。宛比金蟬脫殼只剩了個衣裳殼子。反轉來說。我喚一聲來也。你也得加添四兩肉。我便扯開了嘴來也。來也。一疊連聲的喚着來也。那麼你的玉肌又該隨着我的呼聲逐漸的膨脹起來。又好比小孩子口吹皮的。令燙啊。連續你三個來也。奇怪。

球吹一下便大一下。敢怕你要改變着論調喚做「連聽得三聲來也。緊了金鉗胖了玉肌」麼。你問我客中寂寞不寂寞。客中怎會得寂寞。每到夜間多情多義的桃小姐常常上床來陪我。以下的說話不要說罷。說了時又要害得你酸溜溜起來。算了罷。算了罷。你口中的外子就是我鞠躬上言。

(二)

吾那公公婆婆的賢郎爹爹媽媽。的令燙啊。連續你三個來也。奇怪。

極了我的玉肌果然立時肥起。來兩隻金鉗也都迸將開來。和西文。字母的虧字一般模樣套在腕上。怪難看的。動不動便要掉落。要是掉落了。不免大受損失。你快向妻天寶金鋪子裏替我另兌一副赤金手鐲來。分量加倍重。圈兒加倍。大火速火速不得遲悞。你笑我信中幾句話。替藥店老板做生意。我也笑你信中幾句話。替金鋪老板做生意。我替藥店老板做生意。只作成他幾毛錢。你替金鋪老板。

做生意却作成他幾百塊錢這是
你孽由自作須怨不得他人啊你
有桃小姐夜間相伴我爲什麼要
酸溜溜呢我也有李少爺相偎在
傍一些兒不寂寞以下不說了算
了罷算了罷不要惹你怒火冲天
罷你口中的內子就是我鞠躬
上言

(三)

我的弟弟口中所喚的嫂嫂啊你
嫌肌肉太肥金鐲太小麼容易容
易我會得念緊箍咒兒也會得念

鬆箍咒兒緊箍咒兒便是來也來
也咒得你肌肉膨脹金鐲迸裂鬆
肉消瘦金鐲寬鬆從前唐僧念的
緊箍鬆箍咒是咒得那只金箍忽
小忽大現在我念的緊箍鬆箍咒
是咒得你的肌肉忽肥忽瘦既經
表明那麼我便念着鬆箍咒了去
也去也又去也那麼你便回復原
狀這雙金鐲套在腕上不寬不緊
和從前一般我再念念有詞連喚
着去也去也又去也你的肌肉益

發瘦這雙金鐲益發寬了你便把
金鐲捏得緊緊的每只金鐲上也
該多出了一段金子和亞喇伯字
母的9字一般金鐲上拖出了尾
巴很不好看倘把手鐲上的尾巴
用軋剪軋去了也該有一兩多重
儘夠一個月的開銷本月的家用
我可以不寄了桃小姐和我夜間
做伴你道桃小姐是誰這是一只
額上有雙桃的小雌貓並不是古
人說的桃根桃葉啊(桃根桃葉
係王獻之妻)你和李少爺相偎

笑海雙魚

四

相傍。萬萬使不得。敢怕你向我說。
一句頑話罷。要是真的。哼。這還了。
得。哼。這還了。得。

(四)

我的姊姊口中所喚的妹夫啊。我
讀了你的信。沒有酸溜溜。你讀了
我的信。反而辣蓬蓬起來。連喚着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你待要怎麼
樣呢。我老實向你說了。罷和我偎
傍的李少爺。不是李郎。也不是李
哥。只不過家裏豢養的一隻小狸。
奴罷了。我不會爲着小雌猫吃醋。
着成衣匠加工製造這筆置辦衣。

你敢向着小狸奴尋仇麼。你連喚
着六個去也。前三個去也。把我回
復原狀。後三個去了。把我消瘦了
許多。這雙金鐲果然各有一段金
子。多出我便依着你的吩咐。把多
出的金子用軋剪軋去了。兌換了。
五十塊錢。這筆款子做衣服都不
夠。怎好移作家用爲什麼呢。你念。
着鬆鑊咒兒。把我咒得瘦了上下。
衣裙都是寬綽綽的。不配了我的
身材。只得向綢鋪子裏去剪料喫。
付合式的金鐲來。言明在先。千萬。
服費約計百元之譜。除却五十塊
錢。抵償還欠着五十塊錢。急待開
銷。你寄本月家用。須得多寄五十
塊錢。還債至要至要再有一說。所
購的衣料。剪的剪。裁的裁了。你便
念着來也。來也。回復我舊有的肌
肉。這五十塊錢也得寄給我付衣
賬。絲毫不得拖欠。又有一說。要是
你把我咒得肥了。剪去一段的金
鐲。萬不能合用。你須替我另兌一
付合式的金鐲來。言明在先。千萬。

福



氣

浪·流·

人們多說有錢的人纔算有福氣難道那貧人便一毫沒有福氣嗎其實不然不過各等人各種眼光所看的不同罷了即如樸庵先生四十歲以外的人社會上也有些小小名譽堂上父母俱存膝下子女盈庭夫人賢惠不過雖是窮些然而鄉里之間艷羨他這家庭融融洩洩的着實不少以普通的眼光看去怎麼說他不是福氣然而樸庵先生竟弄得焦頭爛額不亦樂乎。

華二先生的兒子不多幾日便要和一位女士結婚這證婚人便要借重一位福氣人所以他巴巴的要來訪樸庵那一天是星期日曉得當教員的人必在家裏所以他一清早便跑到樸庵家裏來剛走進大門便聽見長長的一聲嘆氣他也不在心上便向傍側玻璃窗內一望只見樸庵躺在一只舊藤椅上出神他滿面堆着笑的喊道樸庵兄有不速之客一人來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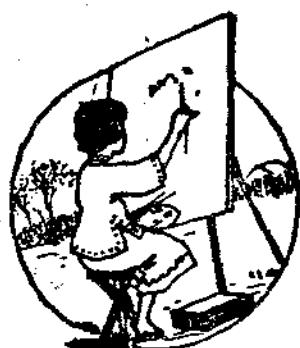
樸庵却似乎沒有聽見。直待他跨進室內。那一羣小兒女爭嚷着「爸爸。客人來。」纔把樸庵喚醒。停睛一看。見是華二。便霍的站起了來說道。「放肆放肆。請坐請坐。」

華二纔坐下來。便有個十四五歲的姑娘。送上兩鍾茶來。分獻主賓。他接着茶。便道多謝。回頭向樸庵道。「大令愛真聰敏。幾個月不見。越發出落得標緻有禮貌了。老兄真好福氣。」樸庵微笑的謙遜着。

接着那二少君又笑嘻嘻的送上一枝烟袋。二先生一手接了一手便去執住了他的手。笑道。「新官。今天沒有上學麼。嘎今天是休沐日。我倒忘記了。阿囉。你爲什麼塗得滿嘴的黑墨。大約又被父親逼着寫字。是嗎。」新官只是低着頭微微的笑。二先生指着樸庵道。何物老嫗。生此甯馨。真好。

福氣。

三官。四媛。五妹。六弟。看見客人進來。早已溜向客堂中開小店。齋摩佛去了。只是不多一會便鬧了起來。樸庵是要陪客。幸得祖老太爺出場排解。領了二個小的





到門外去。大約不是二只橘子。便是三包花生。做了和事的大老。那兩個大的。不知道祖母怎樣一來。便也聲息俱無了。

華先生見着心裏着實羨慕。因爲他只有一個兒子。一向冷清清的。他見樸庵膝下這等鬧熱。又見那老公公霜雪盈頰。還這樣的步履自在。禁不住顛頭播腦的在那裏讚。樸庵福氣其實。樸庵曉得二先生有的錢不少。一個兒子已經成立。笑逐顏開的過着快活日子。那纔真正是福氣咧。

寒暄了一會。華二纔提及來意。樸庵自然謙遜不遑。二先生便老實說。「吾兄是福氣人。這事終要借光。」樸庵亦只索付之一笑。應允下來。

客人去後。樸庵夫人上街買菜蔬也回來了。三官搶着說。「媽媽。華家要請我們去吃喜酒呢。」夫人走進書房。便把菜籃向桌上一放。問樸庵道。「可是二先生的令郎要結婚了？」樸庵說。「是的。還要請我去證婚呢。」夫人笑道。「倒也奇怪。他放着多少大人先生的朋友。不請怎麼倒看中了你個窮措大？」樸庵說。「他也





有他的意思。他以為我們父母俱存兒女繁多請我證婚也可以叨個吉利將來也好像我們一樣。」樸庵夫人嘆味的一笑。「說他要像我們一樣麼那纔不得了呢。」

他們夫妻倆在這裏講話。那籃內的菜蔬被這幾個小兒女搬得滿檯。四媛一對小眼珠向檯上的溜溜的轉了一遍哇的一聲忽然哭了。樸庵過去問他為什麼哭。他只是嚷着媽媽沒有夫人曉得他是尋不着目的物的緣故便呼阿四不要哭買在這裏呢。他便走過去把籃底內的菠菜握起。指着籃內向四媛道：「這不是鮮龍活跳的水晶蝦麼。四媛便笑了。

樸庵看那籃內是菠菜、蝦、鯽魚檯上是肉、青菜還有兩個尖角的小紙包便朝着夫人道：「今天怎麼？」這話却沒有說完。夫人は何等聰敏的人明知道他看着似乎太多了。他便對樸庵說：「你以為多了麼。這還是我最經濟的辦法呢。我們倆除菠菜以外決沒有嘗鼎一臠的希望我告訴你這壹百文的肉和二斤菜是要供給公公婆婆的他們年老人自然要有些油水。這四兩蝦是四媛所特約還要供其餘姐弟們的下飯。」樸庵聽了便搶着道：「不要說了。這兩尾小魚鯽當然是因為大媛新病初愈吊吊胃口的好。好我們吃菠菜便了。」



飯後無事。樸庵便伏在桌上。改那小學生的課卷。約莫有一二個鐘頭。兀自不會停歇。夫人勸他休息了罷。他只是笑看。「說我在這裏會菠菜飯的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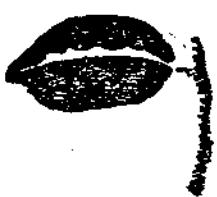
約莫再過了一句鐘。樸庵纔勉強歇了。他夫人笑說。「十一月中的天氣。不知冷不冷。要是天冷呢。那件天青甯綢羊皮袍加上元色素綵馬褂。正是絕妙一身禮服。只怕天熱屆時人家來賓。都是灰鼠吓銀鼠吓珠。皮吓輝煌奪目。你這證婚的大賓。反而衣敝縕袍相形之下。未免難以爲情呢。」

樸庵道。「不打緊。大約可以穿羊皮的了。明年無論如何我終得要豫備豫備。」他夫人又嘆味一笑。說道。「你不是年年這樣說的麼。你當這苦教員所入有幾。肩着這樣重的擔負。還有希冀舒服的日子麼。即如去年買了一匹絨布。不是幾乎去了你一個月的束脩。你不是說這會我們倆終可以換一身新的絨衣了。後來怎麼樣。還是你穿到。還是我穿着的呢。前月買的布吓棉花吓。不是也十幾塊錢麼。你看老的小的一做。如今還有餘麼。所以你年年的盼望。實在是個空夢。」樸庵先生聽了長長的嘆了口氣。他夫人說。「你也犯不着嘆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且準備和那命運之神決鬥一番罷。」

樸庵先生說。「自然……我歎的是福氣。」

山東之論語里歌

顧慕羣



春日漸長。書齋多暇。偶與二三知己抵掌諸談。座中山東宋君述及其鄉有仿論語點爾節之里歌一闋。頗堪發噱。惟全篇須作魯音讀之。方有趣味。茲照錄之。以餉閱者。

點爾點爾你怎樣。（點爾何如）呀唔寧寧叮噹響。（鼓瑟希鑑爾）丟下絃子慢慢講。（舍瑟而作）啞與他們不一樣。（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你說你的又何妨。（子曰無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年年有個三月三。（曰暮春者）大家穿件老布衫。（春服既成）也有大（冠者五六人）也有小（童子六七人）清水河裏洗個澡（浴乎沂）洗個澡乘個涼（風乎舞雩）一路回家唱二簧。（詠而歸）先生歎氣抽身起。（夫子喟然歎曰）啞的徒弟就是你。（吾與點也）



我

我以前曾作「百年前之我」一篇。登在本雜誌上。說在前清乾嘉時。有個寄塵和尚。這話是出在「使琉球記」上。使琉球記不過是說寄塵是湖南湘鄉人。曾遊琉球云云。並沒有說到他別的事。昨讀「墨林今話」。見其中也有一條。記寄塵的事。子細一看。這個寄塵就是使琉球記裏的那個寄塵。而於他的生平。說得較為詳細一些。他說。『寄塵工書法。擅蘭竹。敗荷殘菊。縱筆輒佳。嘉慶初。遊上海。有「載將書畫到江南」之圖。一時名人題詠甚衆。後遊閩。遊琉球。卒於舟中。葬

我

胡寄塵



於福州之烏石山。」又說：「寄塵亦工詩。游長壽寺句云：淨壇風掃地。清課月爲燈。隨園極賞之。」又說：「寄塵寓廣州。以書畫名傾海國。服飾豪奢。有過於紈綺子者。花船妓扇。靡不乞其字蹟。以炫一時。故隨園贈詩有『幾筆銀鉤字。珠娘扇上皆』之句。蓋實錄也。」

按墨林今話爲嘉道時昭文蔣寶齡所撰。所記的都是乾嘉道三朝畫家軼事。卷首有戴醇士（熙）的序文一篇。此書今掃葉山房有翻印本。好像文明書局也有翻印本。（是不是不能確記。）讀者不信。有原書可以爲證。又按寄塵既然和袁子才有往來。隨園全集或隨園詩話中說不定也有關於寄塵的詩。不過我這時候不暇細查罷了。

又和尚公然挾妓不諱。在近日只有故詩僧蘇曼殊。却不料寄塵和尚也是這樣。而且他服飾豪奢。過於紈綺子弟。更是奇談。我不知他所著的是袈裟呢。還是俗服。可惜墨林今話上沒說明白。



書陳淑奇事

健碧班
紅館主

吾姊爲余言。同學陳淑奇女士者。松

江人。肄業滸關蠶業學校。性沉默柔婉。一日得家中書言月某日將爲遣嫁。囑先數日歸。預爲之備。同學者知其事。爭相屬賀。雜以調笑。女士赧然於色。顧亦未嘗不欣然於顏也。羈議一個妮子。嫁得如意郎君矣。及夜時方隆冬。朔風凜然。弦月黯然。女士寐而興。逕詣課室。同室者覺之。嗤其急。不



悲喜交集

紅柳村人

馮則平。在本地的一個義務職業學堂裏畢業後。這學堂裏的校長。因爲他家裏很貧。學問很了得。便寫了一封信薦他到上海一個藝徒學校裏掌教。每月有二十元的薪水。他家裏除他年老的寡母外。一個人也沒有了。他是他母親的遺腹子。從小到現在。皆是他母親一個人含辛茹苦培養他。成就的。所以他很孝順。他母親自己常常想。總有一天發跡。和母親享享快活日子。今天校長薦他到上海掌教。又是有二十元一月的薪金。他便歡天喜地的回去預備告訴他。

書陳淑奇事

悲喜交集

二

待旦將搆擋作歸計也潛尾隨之備爲詰朝揶揄之資乃窺女士磨墨亭亭然伸紙振振然走筆颺颺然既乃淚痕瑩然界於面泣聲嚶然哽於喉同室者隔窗竊窺駭然而異惶然以疑卒不得其故乃忘露之失其足而風之砭其肌也窺女士頃刻已盡數紙無不墨瀘澹然而淚瀘斑然也窺者廢然而返悄然私度竊歎可憐儂必有不可告人之隱痛也晨興女士談笑一如往日將午袖家書逕詣舍監處乞假歸好事者又羣隔窗竊窺

母親回家時他母親正在織布布機聲咿唔咿唔的叫着則平走到他母親面前把他的機子捉住他母親一看是則平笑着說道兒呵你瘋了嗎現在布價很大織一機布到有一塊錢賺頭被你一捉把我好幾個銅子捉落了則平含着很自然羨慕的笑容拉着他母親的袖子說道母親你不要織罷停織一會兒少賺幾個銅子也不算什麼一回事現在可以賺的多呢說不定以後便不要母親織布了他母親不知他弄甚玄虛也就從布機檻上跨了下來則平牽着母親一齊坐在一張離機不遠的櫈子上從容着說道母親你知道麼你的兒子要發跡了他母親搖着頭說道你才從職業學堂裏畢業那裏便會發跡呢我現在湊着還有多力量多趕幾個布多賺了幾塊錢或者外邊再有高深的學堂也可以謀個貧額的我便把賺的錢給你買書籍做另用則平說道現在不用了我現在已不做學生他

之覩女士報然于色顧亦未嘗不欣然於顏也思昨夜事乃判若兩人爲可異也女士離校旬日婚期將屆窺女士之異者亦漸淡然不復言之忽得女士致全校師生書書絕命書也墨瀋澹然淚瀲斑然固猶是夙宵所書也知女士談笑一如往日者蓄死志決矣讀其書者無不淚痕瑩然界於面而泣聲嚶然哽於喉也亭午復得女士家中書則言女士已於婚期先一日沉汨羅隨三閭大夫游矣尸擣三日不獲餓強迫婚姻之非計而

母親道不做學生便怎樣難道你也學你母親守在家裏織布麼則平笑道母親不要開玩笑織布是女人做的事兒子便做了豈不給人笑話兒子說不做學生是馬上要做教員了他母親愕然道近邊的學堂都不聽見要請先生東市梢的王氏學堂西河頭的開明公學都是他們自家開學堂自家教的則平攬言道不是這個母親我明對你說罷我學堂裏的秦校長他看見我家裏窮得可憐又看見兒子還不差現在薦我到上海藝徒學校裏去當教員每月有二十塊錢的薪金明日就要動身了這豈不是一樁天大的喜事母親就是少織一些布也打怎麼緊兒子賺了錢母親也可以不必織布啦他母親當然是很歡喜他一年到頭差不多都在愁眉苦臉中今日也總算開顏展笑了當晚便替他兒子理了行裝又補綴他的舊衣母子倆在燈下縫着話着十分歡悅

書陳淑奇事

悲喜交集

四

勸世人也。於是全校哭聲始縱無不珠淚汎瀾翌日開會以追悼之。與女士善者復爲文以哀之。時余得讀故小說家朱鶯雛夫人許女士文。時許尙未與鶯雛訂婚。與女士學同級而居同里。故爲文尤沉痛。憶其結句曰。嗟乎淑奇其人。淑其事奇。余垂拱而讀之歎曰。嗟乎信哉。其人淑其事奇。年復一年。舊生畢業星散。悲女士之遇者。亦漸淡然。不復言之。而張女士方負笈京畿。偶遊都市。忽睹一妙婦。絕類女士。而高車駟馬服飾奇侈。同

則平到了上海。很勤奮的做他教授的生涯。那知這藝徒學校是由一個慈善機關附設的。現在這慈善機關因別種原因停辦了。藝徒學校一向是賠本的。現在忽然絕了金錢的源流也就連帶的停辦下來。可憐則平剛剛圓着好夢。忽然又交到惡運上。他想對他母親所說的樂觀生活忽然受了打擊。心裏何等着急。自想母親辛苦一世。天天不離機杼。只希望自己早些賺錢。使他老景稍稍過些快樂。日子眼看這樣。一來自己錢無所着。母親機杼的生涯不知何日才得脫離呢。難道母親生成苦命。一定到底是個苦母親窮母親麼。這樣看來。母親含辛茹苦。培植了我一世。有甚意思呢。

他決定不回去了。預料一回去。母親知道了。自己失業。他一定很傷感。織他的布機。更要來得奮發。自己真是何忍呢。所以他無論怎樣一定要在上海謀一個第二的職業。不管大小。暫時權且就下日後。

車。一。男。子。都。麗。相。若。似。爲。夫。也。婦。者。
次。且。未。敢。卽。通。款。曲。而。車。瞬。息。已。絕。
座。去。欲。窮。其。異。買。車。尾。隨。之。至。則。車。
達。一。巨。宅。前。榜。其。門。曰。松。江。鄭。公。館。
女。士。偕。男。子。返。身。逕。入。窺。者。屢。然。而。
返。悄。然。私。度。謂。其。女。士。乎。則。固。已。蹈。
水。死。謂。其。非。乎。何。其。容。色。相。似。之。甚。
抑。且。其。人。固。松。江。籍。也。遂。馳。書。以。告。
許。女。士。旬。日。得。復。則。曰。其。人。非。俊。美。
都。麗。體。豐。面。腴。者。乎。是。固。鄭。某。某。藉。
父。蔭。官。京。某。部。職。者。也。幼。與。淑。奇。比。
鄰。固。嘗。乞。婚。而。爲。陳。父。絕。者。嗟。乎。淑。

再。慢。慢。的。圖。謀。發。展。他。便。入。了。一。個。印。刷。所。當。做。排。字。的。工。人。一。
也。得。有。六。七。塊。錢。除。用。去。外。每。月。寄。回。五。元。到。家。裏。只。說。上。海。交。際。
大。沒。多。錢。好。寄。回。他。母。親。也。很。原。諒。他。上。海。的。地。方。賺。二。十。塊。錢。
能。有。五。六。塊。錢。寄。回。去。也。很。不。容。易。了。

最。使。則。平。心。痛。的。是。天。天。思。念。着。要。回。家。看。母。親。總。是。力。不。從。心。
想。做。了。半。年。的。教。員。依。舊。一。身。舊。衣。裳。回。去。母。親。見。了。一。定。要。當。我。
荒。唐。或。者。看。見。我。已。不。是。教。員。因。此。他。只。好。悲。傷。地。逗。遛。在。上。海。
他。母。親。見。則。平。不。回。來。知。道。他。學。堂。裏。事。務。忙。一。定。不。得。抽。身。回。來。
但。是。他。也。想。想。他。兒。子。很。切。了。於。是。託。了。西。河。頭。開。明。公。學。的。一。個。
教。員。代。寫。了。一。封。信。給。則。平。說。自。己。要。到。上。海。看。他。一。次。
則。平。接。着。了。信。又。歡。喜。又。着。急。歡。喜。是。歡。喜。長。遠。沒。有。見。母。親。現。在。
母。子。快。要。相。會。着。急。是。着。急。母。親。來。時。自。己。已。不。在。學。堂。裏。做。教。員。

書陳淑奇事

悲喜交集

六

奇詐言蹈水重傷父母之心而竟私奔空貽家門之醜君其忍哉抑何狡也余始謂其其人淑其事奇嗟乎不淑嗟乎不奇健碧斑紅館主曰逃婚固非奇事也私奔固非淑行也惟其遇人不淑而逃適所以淑惟其能具雙眼而奔適所以奇否則文君之事安得傳爲美談者哉故曰其人淑其事奇

塵譚

曼陀羅室主人

已做了印刷所裏的一個工人衣衫襤襠的見母親成何樣子何況母親生平沒有來過上海正好趁這個機會領母親自相白相戲也看看菜也吃吃方盡一些人子之道然而現在怎樣辦呢工錢又沒發身上還是出鄉時的一套衣裳所以他在他母親欲來未來的二三日中煞費了躊躇到後來極力設法在印刷所帳房裏預支了三個月工錢把自己一切的舊衣裳都典了又在同事中借了幾塊錢買了一套新衣裳又預備二十塊錢在身傍待他母親來時吃菜看戲和一切零用

則平在他母親來的一天親自把母親接到一個棧房裏他穿着緞子的馬褂和哩嘵的袍子像很體面一個教員的樣子他母親看了自己兒子比本鎮上紳士的模樣再要氣概心裏自是十分歡喜則平又是母親那樣母親這樣今天大馬路明天城隍廟的殷勤地陪

太平將領家書

友人張虬公見示太平將領家書云。

殿前忠綾朝將左四總檢劉爲諭仰

昌燈男知悉自八月初四日到縣縣
沈家灣修有一文回紹後克取奉化
縣坐鎮安民大隊由寧波回在奉化
該管之地駐紮所有館內一切等事。
男與老婆婆二人料理鋪排務要謹
慎至田中穀子亦欲收割以及菜園
更要栽種也而館內弟兄天時寒冷
無衣者均要發給老布衣分給他穿。
生病者請醫調治至館中無錢應用。

伴着白相益發滿意到十二分覺得以前兒子在家裏說馬上要發跡的話實在不差自己的機杼生涯或者真有一天和他分手的希望了。

他母親滿載着一船的歡喜回家了只苦了則平綱此空場面欠足了債又沒有工錢收到苦楚真到極點了然他並不抱怨他想兒子爲母親用錢是應當的再做了四五月的工錢債一清我還是一個自由的身體將來萬一有個意外的發跡應當再要領母親大大的遊玩幾回就是現在做這挖肉補瘡的行爲他日真發了跡再對母親說明母親不但不會怪我說謊並能格外的愉快呢。

然而他的母親待不到他的這日了在則平剛剛把債務理清時便得了一場大病則平得到這個消息星夜趕回他的母親已在彌留時候他母親說你從上海來學堂裏走得出來此時則平的心臟幾

將猪宰賣。所請裁縫。趕緊做衣。以便回紹等穿。余去年所穿皮袍。改長改大。而穀子收割。晒好收拾。新兄弟無病者。要他做事。不可閑坐。所有各事。謹記謹記。切切不誤。此囑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諭云云。

按太平天國。每征服一邑。必設館以治。聚一方之人。處一館之內。通力合作。有如今日新村。及勞農制度。惜其尙在兵戈時代。思想簡單。未能有良好法制。以使如今日俄蘇制度之實行者。此將領蓋由紹興出發。以征寧。乎。要爆裂了。自想生平沒有說過一句謠話。只有對母親說了幾句。現在。他彌留時。還是說謠話罷。然而不說。又怎樣呢。不說時。難道在他臨終時。還是送他一個痛苦回去嗎。於是只得含淚說道。學堂裏沒事。母親你怎麼了。他母親說。兒呵。我年紀也有了。這回知道也不。能再活。我別的都捨得。只捨不得你。但你以後的事情。我也不至替你擔心。你就沒有更大的事做。就是現在守牢了這個學堂。也不至窮餓。但你要記着。天地究竟容不得貧窮人的天地。是富人的天地。你以後總要力爭上游。不要自己墮落。使你以後的子孫也苦得和你一樣。你賺得許多錢時。你也不要一個人受用。世界上像你一樣貧苦的人。真不知有多少。你在有錢的時候。千萬要想着幼時貧苦的景象。替和你許多同樣苦的人。設法幫助。則你母親死也瞑目了。則平聽他母親這一席慈愛正大的教訓。又見他母親實在沒

波者其對於紹興本館內之人民衣食病苦猶時時顧念不忘較之今日軍隊之拉夫一經被拉則不顧其死生葬之於砲火之窟者其仁暴相去遠矣又謂館中無錢賣豬以食其不忍強取於民已可概見且其出師於外一袍之微尙囑其家中改作其儉德亦屬可風若今日川粵各省之將領其出征在外所奪一縣則以其一縣爲其殖民地又何愁其一袍之不可得乎夫太平將領昔號爲髮匪者也而其行誼可嘉如此倘使今日無

有生望不覺淚如雨下他母親也從他這陣淚雨裏和這世界分別了則平的悲痛自不待言他盡賣去了所有的田地葬他母親他的家產到後祇餘他母親一塊墳田所以他人雖很窮他母親的墳倒是巍然高峙不像內中長眠的死者出自寒門薄祚的呵

則平還是在印刷廠裏消遣他無聊的生涯他現在已沒有母親每月多餘的錢便得儲蓄起來隔了一年他升了工頭又一年上海一爿很大工廠裏聘他做了經理更隔一年他把所有儲蓄的金錢開了一爿印刷所又連帶開了兩處的出版部他又有信用又肯認真的上海的印刷業便推他算第一家中國的文化一天進步一天他的印刷業亦一天發達一天經營不到十年他的印刷所已開至十六處他的出版部也有好幾十處以一雙白手平白裏有了四五十萬的家產他依着他母親的遺囑獨資創辦了兩所職業學校校裏的

紀律之軍隊對之寧勿愧死耶。

古今名人小軼事

學生完全是免費的。其他的小學堂裏他每年也助了不少的經費。加惠一般貧窮的學生。

古今名人小軼事

他奮鬥了十多年。雖創了許多事業。掙了多少家產。還沒有娶老婆。現在有一個女新聞記者。因爲雙方人格上的投契。便訂了婚。他在鄉下費了五萬元的巨款。造了一座花園。預備和他未婚妻就在花園的禮堂裏結婚。那花園離開他母親的墳墓。沒半里路。他好到他母親的墓上時時瞻拜。

逸梅

周櫟園喜食鴨卵。或嘲以詩云。料得清貧餓學士。萬頭小鴨在胸中。蓋脫

用蘇長公料得清貧餓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兩句也。自此詩流聞。餽禮者無不以鴨卵矣。

某遺老者。湘人也。寄居滬上。善書。尤喜佛學。每爲人作書。恆錄佛經一

在萬紫千紅的一座堂皇華麗花園裏。則平和。他的未婚妻快要結婚了。新娘披了輕軟而美麗的華服。在禮堂裏走着。禮堂的四壁擠滿着看。結婚的人。萬頭攢動。多要瞻仰。瞻仰這一對有幸福的伴侶。軍樂隊拿着喇叭。銅鼓。用足氣力的吹打。把他吃足的酒飯所生出的氣力一起灌在鼓桿和喇叭嘴裏。贊禮人不時乾咳。咳嗽。預備喊出。

段而寫至佛字。其兩豎必長。往往侵占下一二字之步位。遺老少時習篆隸。佛字末兩筆以篆法行之。頗可觀也。或以其每作佛字。必如是也。詢以故。遺老曰。今人急來抱佛脚者多若佛脚太短。則不足供大衆之抱。君以爲長僕。猶覺其短也。聞者皆失笑。

蔣太史心餘。江西才子也。與袁簡齋

趙雲松齊名。蔣有一癖。每靜坐之頃。卽去襪。以指擦脚丫。旋嗅其指。若有異味者。或吟哦。或看書。無不然。有熟友詣其書齋。卽亦不復穿襪。遽起迎

他。一鞠躬。再鞠躬的流亮的嗓子。男儕相女儕相。都熟讀他們的祝詞。一而再。再而三。默默的讀着。新娘子偷看着自己閃閃放光的婚戒。腦筋裏盤旋着女新聞記者觀察力所得的。應有的新聞資料。新郎也急迫地結束停當。祇待加上一朵玫瑰色的紅花。他走到着衣鏡邊。自己把那朵紅花插在胸前。獨自端詳了一會鮮艷的花朵。插在簇新的禮服上。覺得自己雖非少年眉宇之間。倒也十分氣概。暗想。倘母親還在世間。目覩兒子有這樣一個揚眉吐氣的日子。他不知要快活到怎樣呢。

他一想到母親。便從快樂裏引出悲觀來了。他想。母親臨死時很悲。切的對自己說。天地是富人的。天地究竟容不得窮人的。母親的意思。無非要我以後也得成家立業。做一個體面的人。然而現在一切。都達到了。名譽營業財產。無一件不在衆人的心中眼中口中成了。

古今名人小軼事

悲喜交集

一二

之曩亡友馮笠人述及。曾見某君所藏名人手迹。有袁子才嘲蔣心餘擦脚丫五言古風一首。極詼諧之趣。按此詩既不見小倉山房集。又不登於詩話。殆以惡作劇而自刪之乎。

北人喜食蜈蚣。偶有見。即捕而摘去。其首吸其漿。云味極鮮美。名之曰旱蝦。顧此皆下等貧苦之民嗜之。士大夫無此習也。吳江潘稼堂應鴻博北上。見車夫爲此屢矣。因亦偶效之。入口卽嘔。三日不能健飯。同輩咸以饕餮嘲之。習聞諸父老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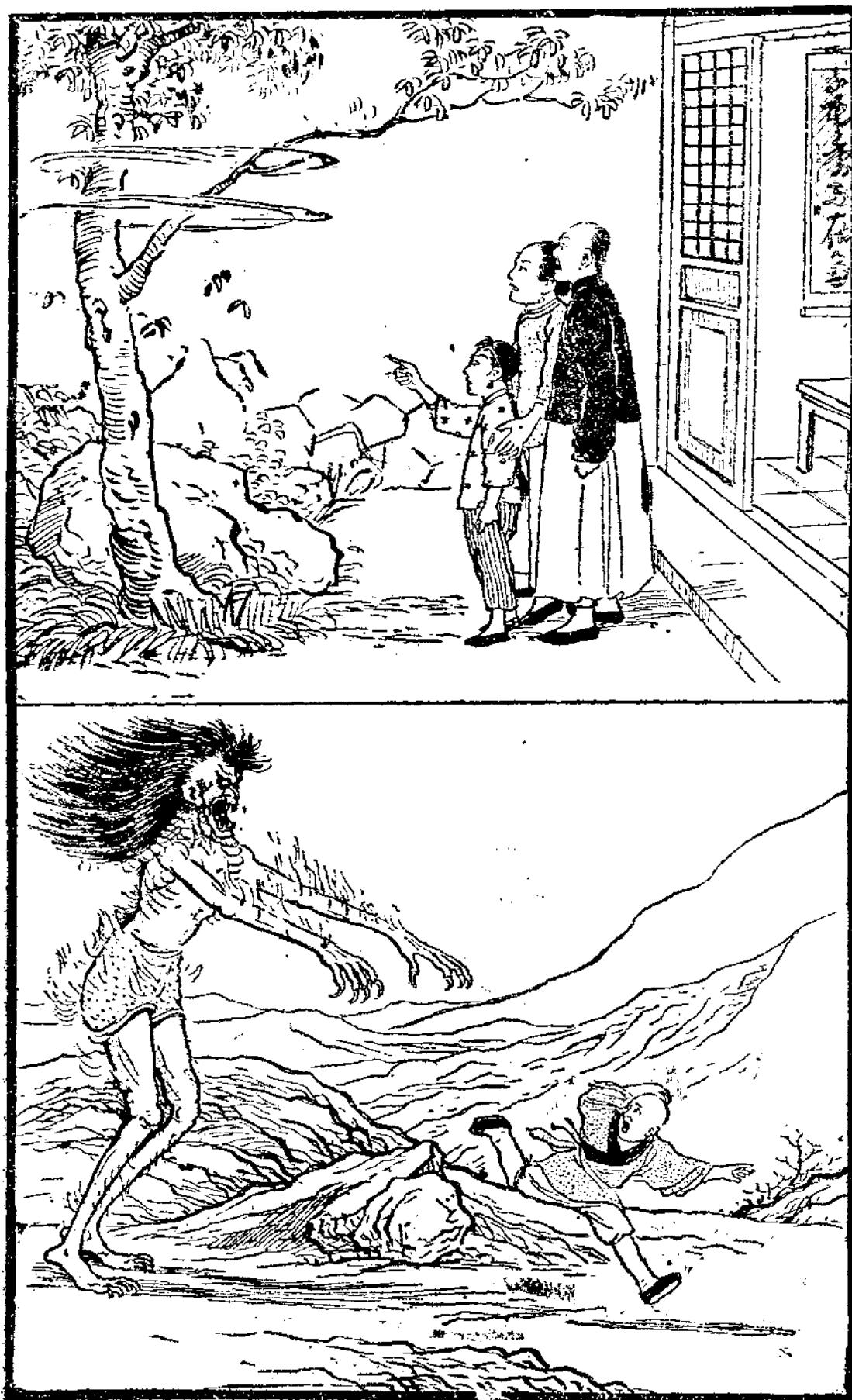
一座很莊嚴堅實的建築品。照世俗上說。我母親在九泉之下也可。以死而瞑目了。然而九泉是渺茫的。九泉死後靈魂的存滅。還是一個神祕的問題。大概人一死。一切都隨着澌滅了。那麼我現在的揚眉吐氣。我母親那裏還能知道呢。他所留在自己的腦筋裏的最後的一瞥中。還是一個未從窮人隊裏跳出來的窮兒子。我現在便是富堪敵國貴擬王侯。我母親已不能享受我一絲一毫的幸福。那麼我現在的榮華。也有甚趣味呢。

他靜默默地走到禮堂中去。一會兒。喇叭。銅鼓。震天價的響了起來。拍手歡呼的聲浪。就是聾子聽了。也似乎要驚顧一下。一鞠躬再鞠躬的讚禮聲。直從許多的歡聲中。奪圍而出。遠遠的送到禮堂以外。人的耳朵中。這時候的馮則平到底是歡喜呢。還是悲傷呢。做書的事。非親見。不敢臆斷。也許是悲喜交集吧。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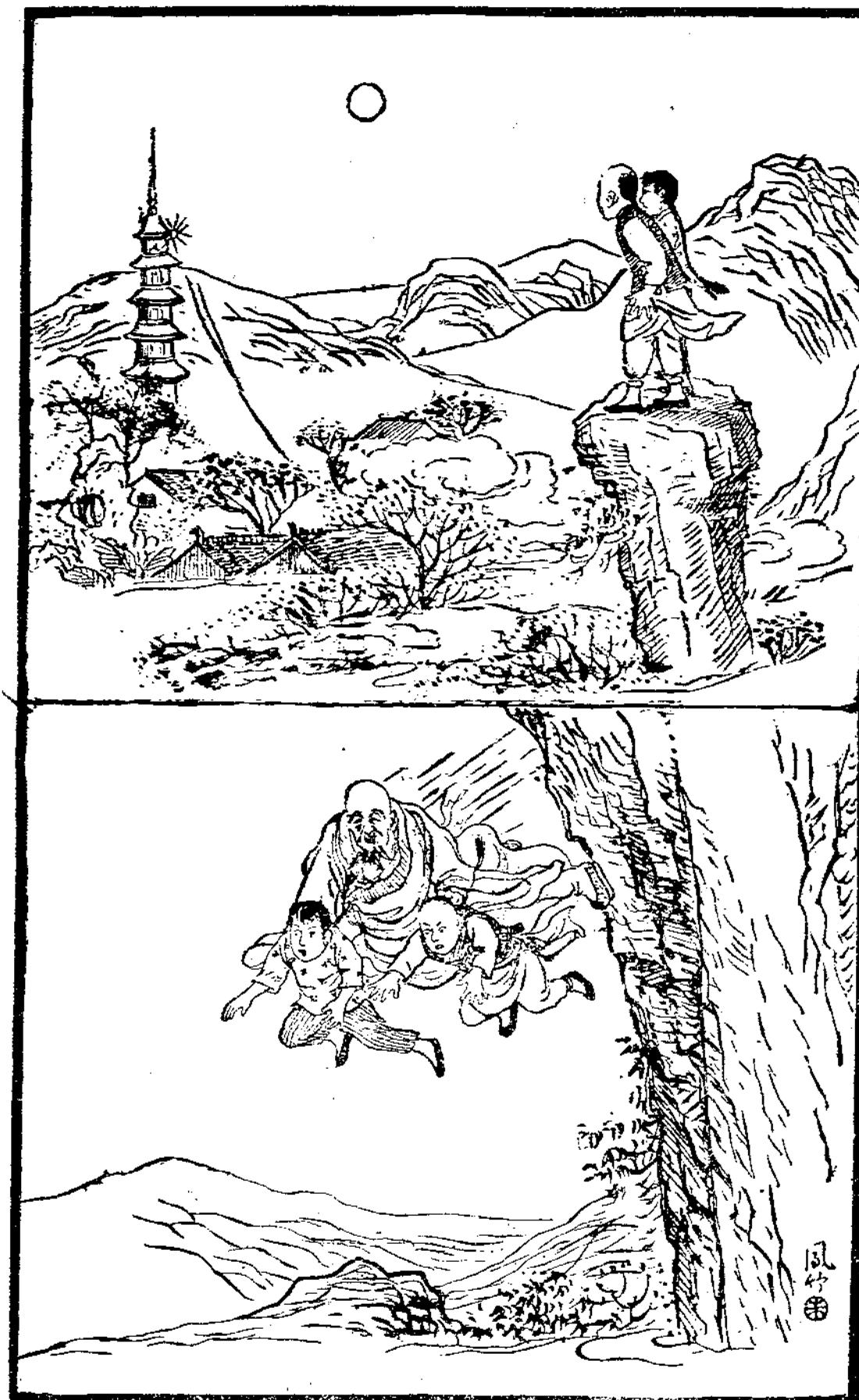
第三十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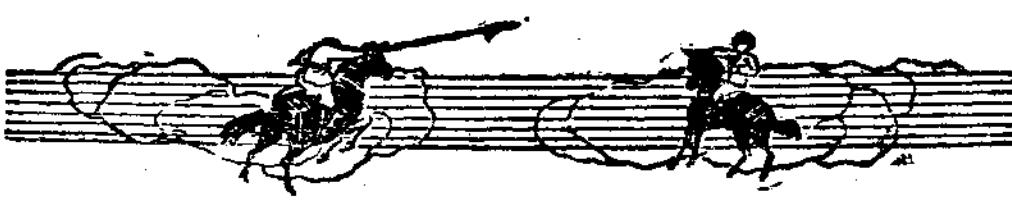
誅旱魃連響震靈聲



江湖奇俠傳 第三十六回

取天書合用雌雄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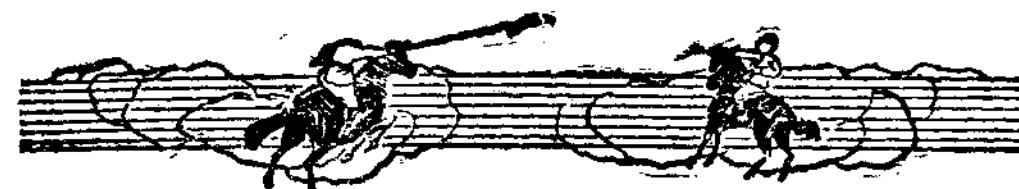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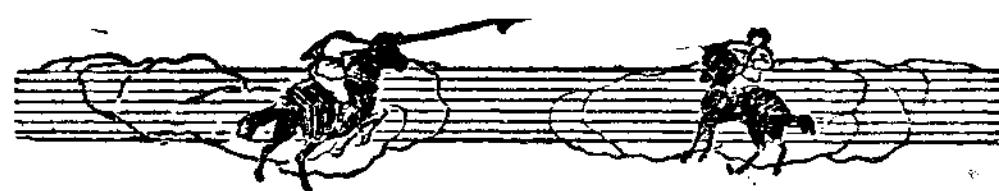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三十七回 未先生卜居柳仙村 沈道姑募建藥王廟

話說歐陽后成夫婦，忽聽得碧雲禪師失聲叫道：「不好了，快下去罷！」二人的驚魂甫定，一聽這話，不禁又大吃一驚。不知又出了甚麼禍事？都愕然望着碧雲禪師。碧雲禪師仍掣着二人的胳膊，如鷹隼搏兔疾飛，而下一瞬就到了那白石寶塔下面，后成立住了脚。看天空月色，仍如初上山時一般明朗，風雷雨電早已隨着那怪物翻下塔來的時候，消滅了。再看塔底下的怪物屍體，祇見連道袍腰斬做了兩半段，細看頭上的兩耳，不知被何人割去了。碧雲禪師彎腰在兩個袍袖裏摸索了一下，笑道：「好大膽的孽障！果然趕現成的。想得這部天書？」后成連忙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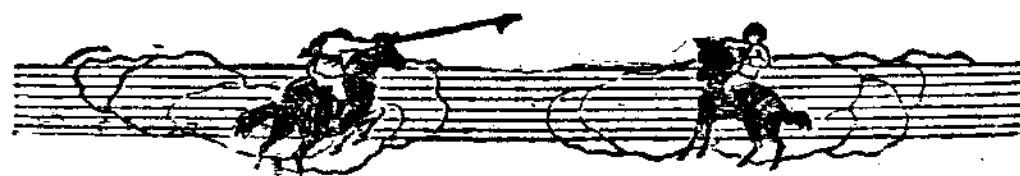
道。誰把玄玄經拿去了。嗚我願意去追討回來。碧雲禪師點頭道。就是這怪物的徒弟藍辛如拿去了。於今你師兄慶瑞已跟蹤追去。祇是你師兄的本領敵不過藍辛如此刻正在山陰拚命相鬥。你師兄賴有皇命在身。（黃葉道人爲朱明宗室。碧雲禪師與道人爲一流人物。賴有皇命在身一語似不應出之碧雲之口。然有清入宰中原國祚至一百六十餘年之久。豈爲偶然。談道者喜談擊禽魚木石皆各有其擊擊不足以相抵。人力無如之何。擊之爲物。與星相家之所謂命運相類。有清享一百六十餘年之國祚。祚未盡。擊亦未盡。且其擊之大。當然非藍辛如之擊所能抵。而慶瑞之擊又不足以抵藍辛如。所以不能不有賴於皇命耳。有清二百六十餘年中有志恢復明社者。何時何地無之。而直至辛亥一役始得推翻之者。辛亥以前之從事革命者。其擊皆不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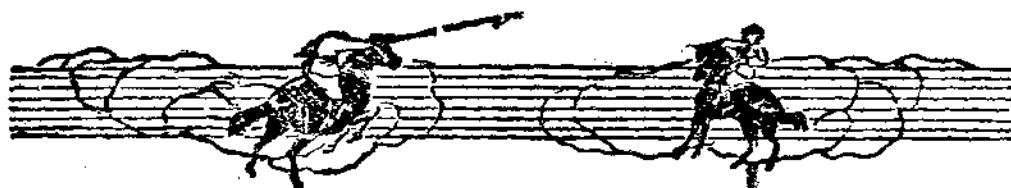
抵之也。銅腳黃葉之外，猶不可勝數。或可不死。你二人趕緊去助他一臂之力。將天書奪回。后成夫婦聽了，那敢怠慢，急匆匆追過終南山之陰。祇見一個山坡之內，一團黑烟，有四五丈寬廣，二三丈高，下團圓如一個大黑桶。黑烟裏面，有甚麼東西，在外面看不清，圍繞着黑烟，也是雷電交作。與那怪物在塔頂上時無異。后成向楊宜男道：「藍辛如必在黑煙之內，這雷電必是我師兄的天心五雷正法。」楊宜男舉眼向四處一望，忽指着前面一帶山崗說道：「你看那個立在山崗之上，披散着頭髮的是誰？」后成隨着宜男所指的方向看去，不覺逞口而出叫了聲：「哎呀，道那就是我師兄慶瑞！」他門不過藍辛如已急得手慌腳亂了。我們怎生幫他呢？楊宜男道：「立在山崗上的是你師兄藍辛如必在黑煙裏面。」楊宜男口裏說着，飛劍已從後腦朝黑烟射去。后成也忙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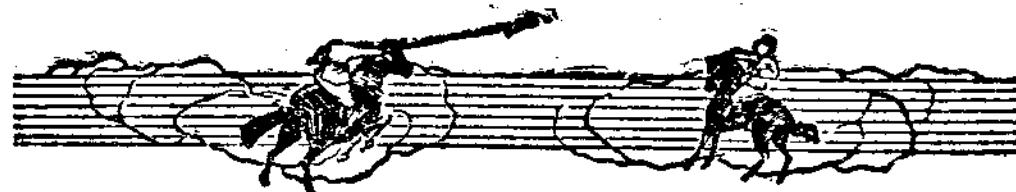
雄劍放出說也奇怪疾雷閃電祇繞着黑烟盤旋不能衝破到黑烟裏面去歐陽后成和楊宜男二人的雌雄劍一到天空便如兩道長虹發聲如裂帛的直射進黑烟黑烟登時四散此時東方已經發亮后成借着反射的陽光看黑烟散處一個穿藍色道袍的道人已身首異處倒在山坡之下死了慶瑞正從山崗上一面向死道人跟前走一面招手叫着后成老弟后成遂同楊宜男湊上前去慶瑞已從死道人身下將玄玄經取在手中說道老弟兩番救了我的性命感謝感謝祇三年不見想不到老弟的造化便到如此地步可喜可賀后成搶前幾步叩頭行禮道往日不得師兄玉成安有今日爲地方爲人民除害是我輩分內應做的事值得師兄道謝嗎慶瑞來不及跪倒答禮與楊宜男相見了也謝了援助之德才將玄玄經雙手遞給后成道我本來應親去叩



謝碧雲老祖無奈有皇命在身諸多不便這部天書原應帶着回朝覆旨祇是這番非碧雲老祖的佛法無邊不能剪除大害這書不恭送老祖不足以報答高厚就請老弟轉呈罷我須卽刻回朝覆旨不敢耽延后成接了玄玄經還想和慶瑞談談別後情狀慶瑞祇顧從腰間拔出刀來將藍辛如的兩耳割下從袖中取出一個小手巾包來打開將兩耳包裹后成看那包中已包有兩隻很大的耳朵在內心想原來那怪物的兩耳就是師兄割下來了慶瑞裹好了四隻耳朵便急匆匆的走了后成捧了玄玄經和楊宜男同回到白石塔下面碧雲禪師已運用廣大神通將石塔移動鎮壓着那怪物的屍體據迷信神怪的人說幸賴有此一着庚子年的拳匪才容易銷滅了沒將東南半壁鬧糟這被鎮壓的怪物就是徐鴻儒的徒弟這本來都是一派無稽之談不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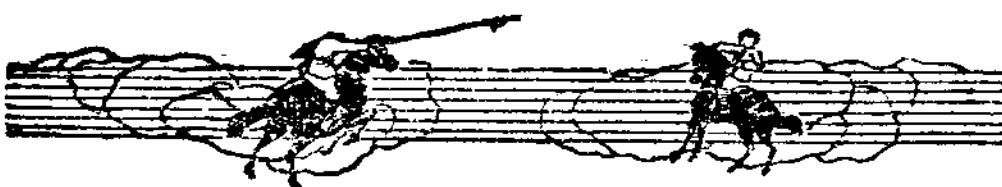
國數千年來聖人以神道設教其中從來不曾有人能推翻過不能因其非事理之常便斥爲虛妄並且在下這一部奇俠傳其間所寫的人物其才能都是出乎尋常情理之外的也不僅終南山誅怪安順府誅旱魃這種不經的故事閑話少說再說后成將玄玄經呈上碧雲禪師並陳述慶瑞與藍辛如鬥法自己夫婦相助的情形及慶瑞託轉呈玄經的言語碧雲禪師歡天喜地的收了玄玄經道你兩人此時不用回紫峯山去我這裏有一封書信煩你二人送到湖北襄陽府柳仙村藥王廟裏交給朱復朱惡紫兄妹你祇說他師傅智遠禪師日前來西安曾與老僧會晤老僧因他幾年來恓恓惶惶的得不着勝地不能了道已轉求黃葉道人將萬載的玄妙觀暫時化給他使他好成正果他此時正在玄妙觀可教朱復速去見他碧雲禪師說畢交了一封信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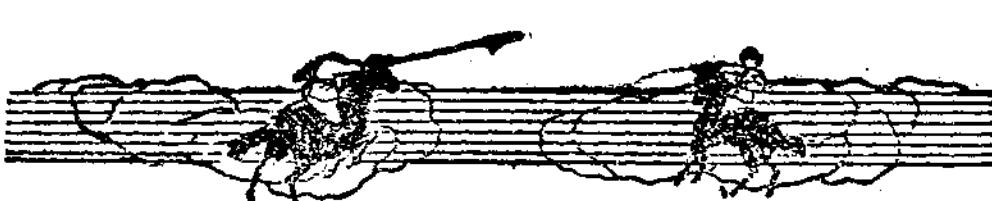
后成后成祇默記了這番言語。也不知道所以然。收好了書信。那時和宜男拜別碧雲禪師。登程向襄陽柳仙村發進。這且按下。於今再說朱復自從奉了他師傅智遠禪師的書信。到江寧救出朱惡紫胡舜華之後。他兄妹和胡舜華表面上雖都是已曾出了家的人。然實際尙不是真個已了絕塵緣的。並且三人都沒有可以落腳的庵堂寺院。此時從參將衙門裏出來。不能不商量一個去處。朱惡紫道。我師傅在日。最相投契的道侶。惟有沈棲霞師傅。我記得有一次。棲霞師傅和我師傅說。他在湖北襄陽府柳仙村。收了兩個男徒弟。新建了一所藥王廟。在柳仙村裏。那柳仙村的風水極好。能作自己將來了道之所。於今我與舜華妹。既得不着好安身之所。依我的意思不如且到柳仙村。依托棲霞師傅那裏去。朱復聽了。自然沒有不贊成的。於是三人遂向襄陽柳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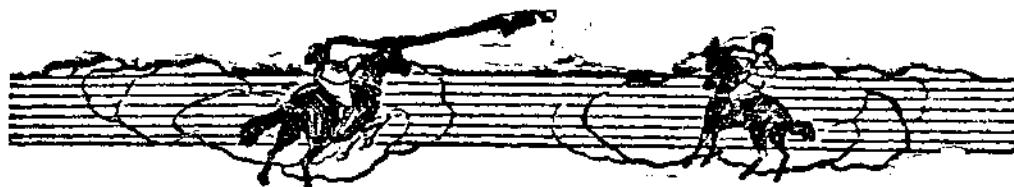
村來。在下寫到這裏。却又得掉轉筆頭。先將柳仙村一段故事寫出來。這柳仙村是個甚麼所在呢。何以取這們一個村名呢。却也有一點兒荒唐來歷。柳仙村在離襄陽府六十多里的一個鄉僻地方。村裏不過二三十戶居民。村口有個小小的市鎮。叫黃花鎮。因爲村裏有個柳仙祠。所以叫做柳仙村。那地方的故老相傳。說當日呂洞賓在洞庭湖收服了柳樹精。在岳陽樓喝得大醉。所謂朗吟飛過洞庭湖。就是從岳陽樓飛到了衡山回雁峯。祇是呂洞賓醉後飛到回雁峯去了。這個初被收服的柳樹精。一看呂洞賓的葫蘆。忘記帶去。就把葫蘆裏面的酒偷喝了。柳樹精能有多大的酒量。喝下去便醉失了本性。把被呂洞賓收服的事忘了。跑到襄陽府黃花鎮上。興妖作怪。等呂洞賓在回雁峯酒醒轉來。再回到洞庭湖一看。不好了。柳樹精已逃的無影無蹤了。祇得



追到黃花鎮，又用法力將柳樹精收服。黃花鎮的人因被柳樹精鬧怕了。大家拿出些錢來建一個柳仙祠，香花供養，想敬奉得柳樹精不再來興妖作怪。於是這柳仙村的地名也就跟着這柳仙祠同時出現了。柳仙村裏面的二三十戶居民都是安分務農的善良百姓。也沒有富家大族在內。更沒一個讀書能識字的人。一日忽然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帶領兩個六七歲的小孩並許多行囊車輛來到黃花鎮上。自稱姓未。南京人。因來襄陽投親不遇。不願再回南京。想在柳仙村出錢買點兒田地。就在這裏居住。黃花鎮的人見這姓未的老人爲人很是謙虛和藹。都願意與他接近。大家呼他爲未老先生。未老先生向人說那兩個小孩是他自己的孫子。他在柳仙村買了些田地之後建造了一所小小的房屋。親自教兩個孫子讀書。未老先生歡喜種桃樹。初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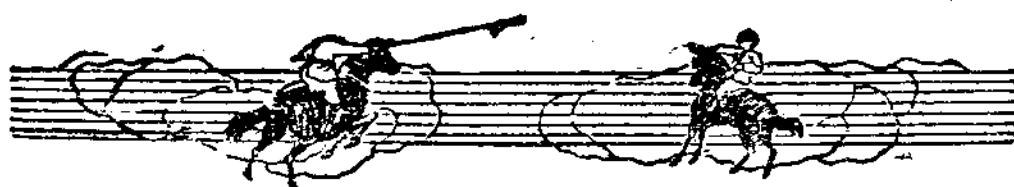
祇將他自己住宅的周圍種了無數的桃樹。數年之後漸漸的將範圍推廣。住宅四周的山上都種滿了。種植的方法像是很有研究的。尋常人家種的桃樹至快也得十來年來才可望開花結實。而初結的桃子都是不甜的。這未老先生種的與尋常人家種的大不相同。祇須三年就能結實了。並且結出來的桃子又大又甜。成熟之後運到襄陽府發賣。嘗着這桃子滋味的人沒一個不咂口咂舌的說好吃。都稱這種桃子爲未家桃。每年不到成熟的時候就有許多販戶爭着交錢定購。未老先生初到柳仙村的時候本來已很富裕。三年後加了這筆未家桃的出息更是富足極了。祇是他富足盡管富足他自己和兩個孫子的衣服仍是十分樸質。家中一切食用都極節省。情願拿着大把的錢周濟貧乏。附近數十里以內的貧苦人沒有不曾受過未老先生周濟的。



因為曾受他周濟的人多未家豪富的聲名也就跟着傳播得很遠。柳仙村裏雖都是安分的農人而柳仙村以外的人在勢固不能個個安分。當時就有一班惡賊被未家豪富的聲名打動了囁聚了十幾個強徒黑夜擁入未家。未老先生已是風燭殘年兩個孫子還祇十四五歲那裏有反抗的能力。家裏雖雇用了幾個僕役也都不是強徒的對手。因此毫不費事的將未家所有的財物盡數刦去了。當衆強徒擁進去行刦的時候疑心未家富名甚大所有的銀錢不僅已被搜出來。這們多必然還有貴重物品及金銀珠寶藏匿在甚麼祕密地方。將未老先生的兩個孫子用刀背砍打逼着他供出藏匿金銀的所在來。可憐兩個小孩被打得昏死過去那有甚麼地方可供呢。衆強徒去後未老先生看兩個孫子被打得體無完膚一個打斷了一條胳膊一個打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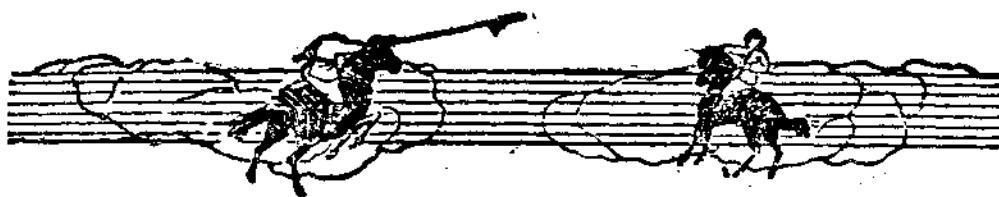
了一條大腿。把個未老先生急得甚麼似的。鄉村中又請不着有本領的外科醫生。祇得守着兩個受傷的孫子痛哭流涕。便有人獻計教未老先生多寫幾張招請好外科醫生的招貼到襄陽府張貼起來。治得好謝多少錢。未老先生依計而行。次日果有一個白髮鬚鬚的老道姑走到未家來。對未老先生說道：貧道善能醫治一切軟打損傷。並能限日治好與不曾受傷時一樣毫無痕跡。治的時候更一些兒不覺痛楚。不知老施主肯教貧道治麼。未老先生急忙應道：我正苦沒人能治。四處張貼招紙延請醫生。那有不肯教師傅治的道理呢。道姑點頭道：但是治好了將怎生謝貧道呢？未老先生道：祇要師傅能將兩個小孫完全治好。聽憑師傅要我怎生謝我便怎生謝。凡是我力量做得到的。無不從命。道姑道：那就是了。且等貧道把兩位令孫治好了。再說這道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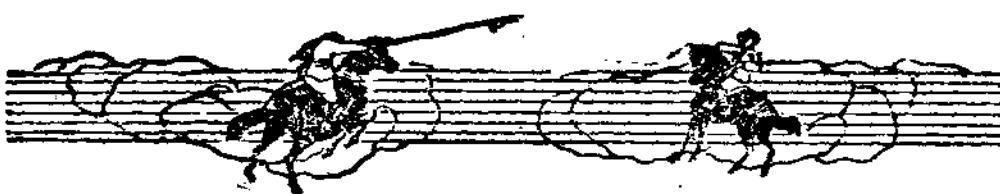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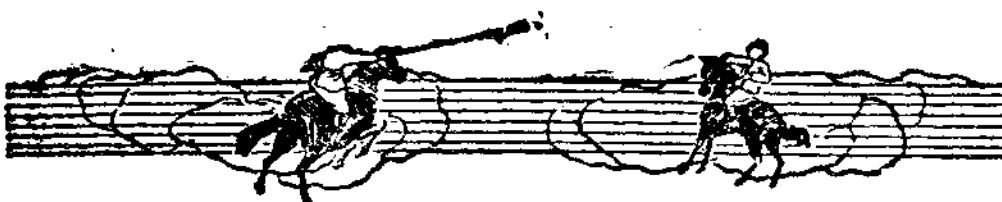
隨即動手將兩個小孩的傷處敷藥包紮。手術真妙，不須幾日工夫，果然兩小孩的傷處都好了。未老先生便問道：姑要怎生相謝？道姑指着對面種桃樹的山邱，問道：那山是老施主的產業麼？未老先生點頭應是。道姑道：貧道祇要在那桃林裏面化一塊方丈大的地基，再由貧道募化十方募些錢來建一個藥王廟。不知老施主肯將那山裏的地基施捨給貧道也不？未老先生笑道：師傅也太客氣了！休說師傅於小孫有再造之恩，便是尋常方外人要向我化一塊地基建築廟宇，這是一件有德事，我也沒有不肯的道理。師傅也不須再去十方募化錢文，祇看師傅的意思。藥王廟將怎生建法？應建多大的規模？儘可畫出一個圖形來交給我辦。便了，師傅就請住在寒舍，指示一切。道姑聽了也不客氣，欣然說道：貧道終是向人募化老施主能獨力做此功德，豈不更

好。至於廟宇的規模。不妨極小。貧道久已將圖形畫好。帶在身邊。說着。從身上取出一捲紙。展開遞給未老先生。道依這圖形建造。工料儘可。簡省。貧道但求能被風雨不求能壯觀瞻。可以支持三十年。便夠了。在這藥王廟未成以前。貧道仍得去各勝地雲遊。歸來便不再出去了。未老先生看那圖形。連神殿祇有五間房屋。和尋常極小的廟宇一樣。當時陪同道姑到對山桃林裏。擇了一方地基。由道姑指定了方向。道姑合掌向未老先生道廟宇地基都是由老施主捨的。貧道祇坐享其成。此時貧道尙須往別處去。俟廟宇落成後。再來未老先生在柳仙村住了好幾年。平日素不見他與方外人接近。大約他的性質是一個不歡喜方外人的。這回因道姑治好了他兩個重傷待死的孫子。所以不能不建造一所廟宇酬報道姑。然在未老先生心裏。祇要施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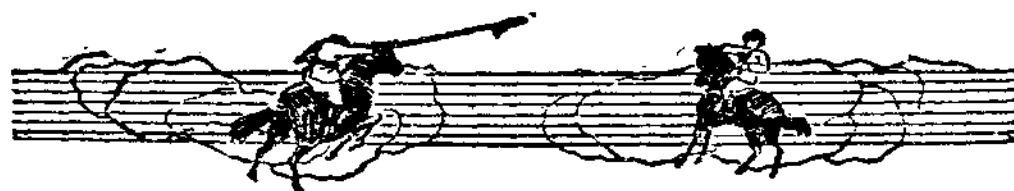




方地基依照圖形建造了一所廟宇。自問便算對得起道姑了。至於這道姑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定要在桃林裏面建造這小小的一座廟宇。做甚麼。何以建造的偏是不多有的藥王廟。未老先生都不會向道姑過問。並且連那道姑姓甚麼。叫甚麼名字也都不會向道姑請教一聲。道姑作辭要去就由他去了。那道姑去了之後。未老先生即派人採辦磚瓦木料。招請土木工人開始建造起來。五間房屋的工程不大。有錢人辦事更分外的容易。祇兩三個月的工夫。一所小結構的藥王廟便已依照道姑所畫的圖樣建築成功了。未老先生的心理以爲道姑臨去時說俟廟宇落成後再來。此時廟宇已經造成。道姑不久必然會來的。誰知落成後又過了幾月。並不見那道姑到來。當道姑來柳仙村治病的時候。未老先生既不曾盤問道姑的來歷和姓名。也無從向人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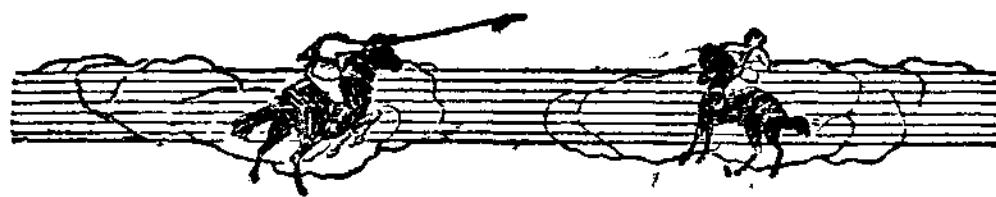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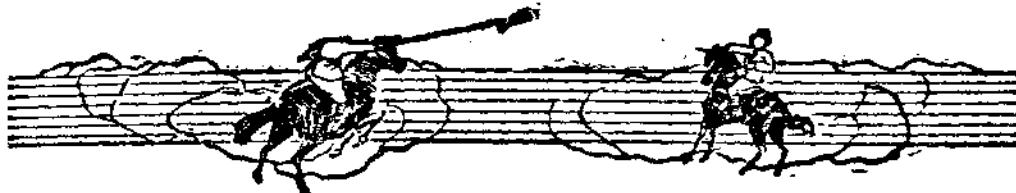
聽道姑的下落祇得將一所新建的藥王廟封鎖起來等道姑來了。再開光陰易過藥王廟落成轉瞬經年了距離柳仙村三十多里遠近地方有一個土霸姓曹名上達是戶部侍郎曹迪的兒子曹家幾代都是顯宦聚斂盤剝到曹上達手裏已有數十萬的財產民國時代的顯宦動輒是數百萬數千萬若祇有數十萬的財產要算是兩袖清風誰也不放在眼裏然在前清時代富至數十萬在社會上一般人的眼光看不。確是了不得的巨富曹上達既有這們富足的產業他家幾代顯宦門生故吏佈滿朝野因此在襄陽府的勢力尋常沒人能趕得他上凡是到襄陽一府來上任的官兒沒一個不先來巴結曹上達的祇要觸怒了曹上達無論這人如何振作精神做官也決做不長久這曹上達平日在鄉裏的行爲就和平常小說上所寫土豪惡霸的一般無二。



如侵佔人家田產。强奸良家女兒。以及窩藏匪類魚肉鄉民。種種惡事。皆無所不爲。他出門也是有無數兇眉惡眼的漢子。前護後擁。若是在路上遇了有些兒姿色的女子。也是先由曹上達親自上前調戲。那女子相從便罷。若不相從。就嗾使跟從的惡漢動手。強搶回家。稍爲軟弱。些兒的女子。少有不被他奸污的。强硬的就十九送了性命。事後雖明知是死在曹上達手裏。然天高皇帝遠。襄陽一府的官員都巴結曹上達。還愁巴結不了。誰敢收受一紙告曹上達的狀子。曹上達的膽量。因此越弄越大。有人在曹上達跟前稱贊柳仙村的未家桃。如何好吃。每年的出息如何大。把曹上達的心說動了。打發兩個篾片到未家來。要收買未家的桃林。看未老先生要多少價錢。毫不短少。未老先生說。我這桃林。就是我家養命之源。無論出多少錢。也不能賣給人。篾片明。

知道未家是不肯賣的。不過假意是這們問。見未老先生。這們回答。便冷笑了一聲。說道。你知道要收買你桃林的人是誰麼？你知道襄陽曹公子要買人的產業？是從來沒人敢回半個不字的。麼？你爽氣一點。賣給他。倒落得一個人情。並可得些銀兩。要想把持。不肯就轉錯了念。頭了。未老先生已在柳仙村住了。這幾年。曹上達平日兇橫不法的行爲。耳裏也實在聽得不少了。祇恨自己沒有力量能替受害的打抱不平。於今這種兇橫不法的行爲。竟輪到自己頭上來了。教他如何能不氣忿？但是估量自己的能力。萬分不能與曹上達抵抗。若真個一口咬定。不肯這兩個篾片當然回去。在曹上達面前慫恿曹上達有甚麼事。幹不出呢？甚至連自己的老命都不能保全。白白的把一條命送了。桃林仍得落到曹上達手裏去。未老先生一再思量。除了應允沒有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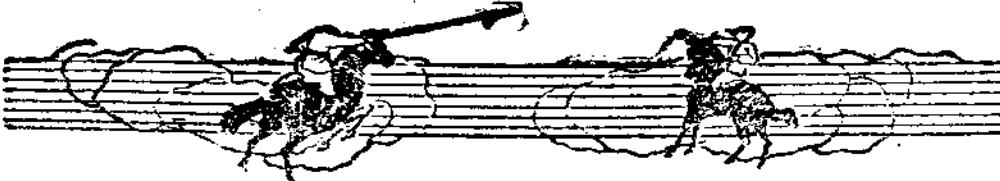


的方法當下祇好忍住氣對篾片說道我也知道曹公子不是好惹的。人不過我一家的性命就靠這桃林養活所以不願賣掉於今既是曹公子定要我這桃林我就祇得另尋生路了價錢我也不敢爭多論少。祇對面桃林裏有一所新建的藥王廟不是我未家的產業早已施捨給一個老道姑了不能由我賣給曹公子篾片見未老先生居然應允了自是喜出望外問未老先生要多少業價未老先生酌量說了個價目篾片回去報告曹上達曹上達怒道幾顆桃樹值甚麼銀子照他買進來的業價給還他一半趕緊滾出柳仙村我這裏立刻派人去接收桃林接收了便是我的產業藥王廟要施捨給誰祇由得我誰管他甚麼道姑道婆兩個篾片聽了自然隨聲附和也主張是這們辦理再說未老先生見兩個篾片走後知道不久就有曹家的人前來接收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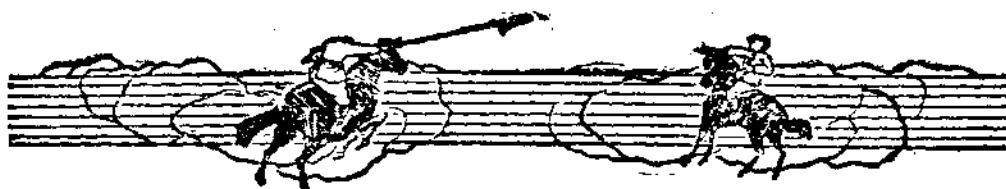
心想一時將家搬到甚麼地方去住呢藥王廟雖是特地建築了施給那老道姑的然道姑經年不來也不知他的行蹤所在那道姑的年紀已有六七十歲的模樣了這一年來沒有消息說不定已是死了我何不暫時搬進廟裏去住道姑來了臨時讓給他也不遲不來我就住下未老先生計算已定即時帶了一個工人拿了掃帚到藥王廟去打掃房屋走到廟門口未老先生正從懷中取出鑰匙來打算開發廟門上的鎖一看門上不覺吃了一嚇那鎖已不知去向了廟門祇虛掩着像是曾有人進去了的回頭問同來的工人道有誰進廟裏去了嗎工人道祇怕是曹家打發人來看旁人是不會擅自將鎖打開的工人說着推開廟門未老先生走進廟去看神殿上已打掃得十分清潔神龕上原來只有神像沒有帳幔的此時已懸掛了顏色很鮮明的綢帳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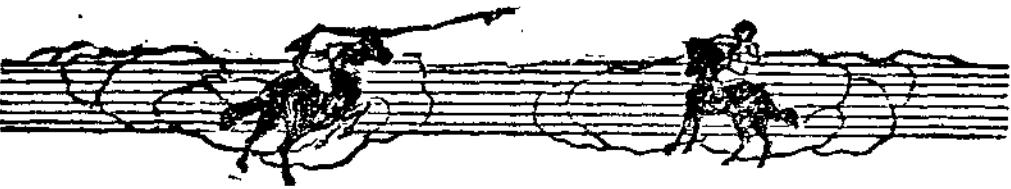
前神案上陳設了香爐燭台木魚銅磬都很精美案前的拜墊都已鋪好了只不見有人未老先生不由得非常詫異放開嗓音咳了一聲嗽就見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臘梨頭小和尚從神殿後面轉出來從容不迫的向未老先生合掌道小僧奉了師傅的命剛到這裏來因恐怕驚動施主又得派人來幫同打掃所以還不曾到府上來果然施主一聽得說就帶人攜着掃帚來了未老先生聽了這些話一時竟摸不着頭腦暗想我平生沒交結過和尚這小和尚的師傅是誰如何能打發徒弟來強佔旁人的廟宇呢難道出家人也能像曹上達那們橫蠻不講理麼曹上達仗着有錢有勢人家不敢惹他這小和尚的師傅有甚麼勢力來強佔這廟宇並且真是有勢力的和尚強佔了這個小小的藥王廟有甚麼用處未老先生一時想不出這道理就對小和尚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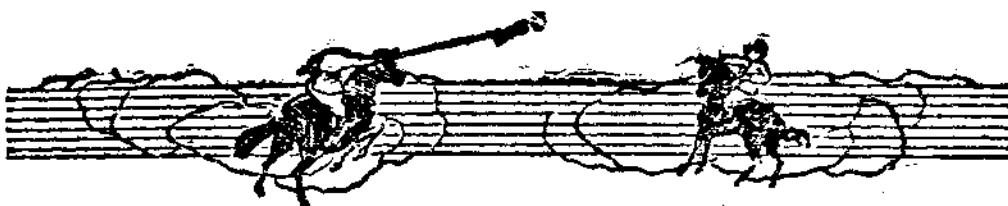
這廟已施給了一個老道姑。他經年未曾來住。於今我自己的產業已屬了旁人。只得暫時到這廟裏住住。所以帶了掃箒來打掃。並不是來幫你打掃的。你師傅只怕是弄錯了。這廟原是建築了施給道姑的。不曾施給和尚。小和尚似乎吃驚的樣子。問道：「我師傅說施主甚是富足。怎麼只一年下來產業就已屬了旁人呢？」莫不是因建築這藥王廟花的錢太多麼？未老先生搖頭歎氣道：「這都毋須說了。總之這藥王廟已不能再拿了。」施給和尚請你回去照樣對你師傅說罷。小和尚笑道：「施主弄錯了。我師傅並不是和尚。就是去年在這裏替兩位令孫治傷的。」道姑施主特地建築了施給他的。我師傅因爲還有些事不曾了不能就到這廟裏來。又恐怕施主盼望。所以教小僧先來以便朝夕伺候香火。未老先生禁不住笑道：「你這話說的太離了。經你是個和尚。怎麼能



認道。姑做師傅這就未免太希奇了。小和尚也笑道。一點兒不希奇。將來施主自能知道。和尚認道。姑做師傅的道理。施主若此刻不相信。小僧是那道姑打發來的徒弟。小僧這裏還有一件可做憑證的東西。說着到神殿後拿了一捲紙出來。展開遞給未老先生。看道。這廟宇的圖形。是一正一副。小僧師傅交給施主的是正圖。副圖在小僧這裏。施主可以相信了麼？並且師傅不久就要來的小僧豈能支吾過去？未老先生看這圖形和前次的圖形絲毫無二。又見小和尚離是個臘梨頭。滿身滿臉的污垢。然言談舉動。不像是個作惡害人的人。心裏已知道不是假冒的了。只是心想怎麼來得這們不湊巧？他既來了却教我一家一時搬到那裏去呢？未老先生是這們躊躇着不得計較。小和尚問道：「施主畢竟是怎麼一回事？輕容易的就把產業屬了旁人。難道施主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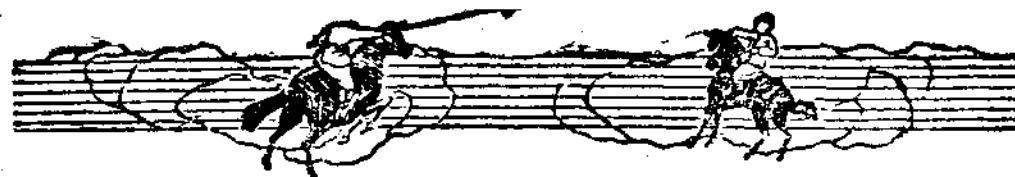
上。又。遭。了。甚。麼。意。外。的。事。嗎。何。妨。說。給。小。僧。聽。聽。呢。小。僧。師。徒。托。施。主。的。庇。蔭。應。該。能。替。施。主。分。憂。才。是。未。老。先。生。無。端。遭。此。橫。逆。心。裏。自。不。免。有。些。抑。鬱。想。向。人。伸。訴。之。處。今。見。這。小。和。尙。雖。年。小。腌。臢。說。話。却。像。不。很。懂。情。理。的。當。下。忍。不。住。長。歎。一。聲。將。曹。上。達。平。日。的。行。爲。及。這。番。逼。買。桃。林。的。舉。動。說。一。遍。道。於。今。是。沒。有。黑。白。的。世。界。我。風。燭。殘。年。原。是。想。多。活。幾。春。打。聽。得。這。柳。仙。村。裏。居。住。的。多。是。些。安。分。務。農。的。良。民。才。搬。到。這。裏。來。以。爲。可。以。安。穩。度。此。餘。生。了。誰。知。盜。刦。之。後。又。有。這。種。不。操。戈。矛。的大。盜。逼。得。我。不。能。在。此。立。脚。唉。天。地。雖。大。還。有。一。塊。淨。土。嗎。說。罷。竟。放。聲。大。哭。起。來。小。和。尙。聽。了。不。但。一。些。兒。不。替。未。老。先。生。悲。傷。反。仰。天。打。着。哈。哈。說。道。老。施。主。也。太。不。曠。達。了。世。上。沒。有。千。年。先。世。守。的。業。堂。皇。天。子。的。錦。繡。江。山。拱。手。讓。給。旁。人。的。事。歷。朝。以。來。不。皆。



是如此嗎。這一片兒桃林算得了甚麼。老施主破點兒工夫栽培種植。不到十年又是一般的產業。那值得這許多老淚。未老先生聽小和尚這們勸慰更傷心得哭不可仰。同來打掃的工人在旁用許多不倫不類的話勸解。倒把未老先生勸住了。攬扶着工人回家。祇好打算婉求曹家稍寬假幾日另覓遷移之所。次日等曹家人前來兌價接收產業。等了大半日不見人來。下午就聽得黃花鎮上和柳仙村裏的人紛紛傳說。曹上達昨夜正和他第六個姨太太睡了。不知被甚麼人腰斬在牀上。那姨太太直到今早醒來才知道還不知是甚麼時候死的。曹上達夜間在姨太太房裏睡覺。房外照例有十來個把勢輪流守候房裏。還有幾個丫鬟也是輪流聽候使喚。昨夜房外的把勢房裏的丫鬟都眼睜睜的並不會偷閑睡着。窗門也都關得嚴密。不會打開。今早同睡。



的。姨。太。太。忽。然。在。床。上。叫。起。來。丫。鬟。才。敢。揭。開。帳。門。祇。見。曹。上。達。已。攔。腰。斬。做。了。兩。半。段。死。在。被。裏。好。像。是。連。被。窩。都。不。曾。揭。開。的。曹。家。的。人。報。了。縣。官。縣。官。來。驗。看。了。疑。是。同。睡。的。姨。太。太。謀。殺。却。找。不。着。一。點。兒。證。據。只。怕。是。和。房。裏。的。丫。鬟。夥。通。謀。殺。的。於。今。已。將。那。同。睡。的。姨。太。太。和。房。裏。所。有。的。丫。鬟。連。房。外。的。把。勢。都。帶。到。縣。衙。裏。去。了。殺。了。這。樣。一。個。大。惡。物。襄。陽。一。府。的。人。無。一。個。不。稱。快。未。老。先。生。聽。了。這。種。傳。說。也。疑。心。是。同。睡。的。姨。太。太。謀。殺。不。過。依。情。理。推。測。在。半。夜。裏。腰。斬。一。個。人。怎。能。沒。一。些。兒。聲。息。不。使。房。外。的。把。勢。聽。得。並。且。當。姨。太。太。的。要。腰。殺。老。爺。既。能。夥。通。丫。鬟。也。不。愁。沒。有。乾。淨。避。嫌。的。方。法。何。至。謀。殺。在。自。己。牀。上。又。何。至。用。這。種。又。難。又。笨。的。腰。斬。呢。未。老。先。生。如。此。推。測。縣。官。自。然。也。是。如。此。推。測。不。能。將。那。姨。太。太。及。一。干。人。定。罪。爲。這。一。條。大。命。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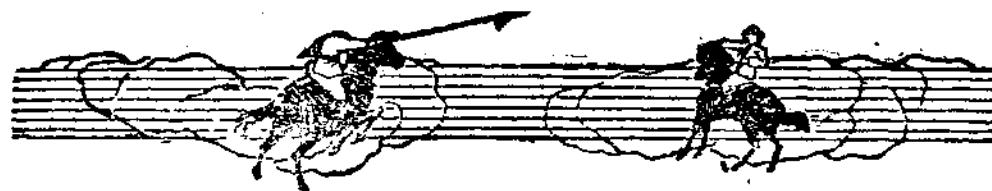


參了幾個官畢竟不曾辦出來而未老先生的桃林就幸賴曹上達被殺得湊巧得以保全下來了又過了幾個月還不見那道姑到來未老先生很有些疑心這小和尚來得古怪終日不見他出外也不見有人和他往來他一個人住在廟裏自炊自吃從沒人見他在外購買食物而廟裏柴米油鹽醬醋茶件件都不缺少每日除弄飲食吃喝之外就在神前念經念的不知是甚麼經拜的也不知是甚麼神像廟門一日只有巳午未三個時辰打開這三個時辰以外總是關着的他在神殿上念經的時候連他自己住的耳房都關閉起來好像房裏有極貴重的東西怕有人來強搶了去似的神殿上打掃得沒一些塵垢所有的陳設及應用器具也沒一件不磨洗得潔淨無塵惟有他自己的頭臉及身上衣服腌臢得不堪一立近身就有一股令人不耐的氣味未老

先生很覺得這些地方古怪。心想小和尚說和尚認道姑做師傅的道理將來我自然會知道。於今他已來這裏好幾個月了。我實在還不知道是甚麼道理。今日無事。我倒要去藥王廟問問他。看他師傅怎的。還不來。未老先生想罷。便獨自走到藥王廟裏。不知未老先生問出了和尚甚麼來歷。且俟第三十八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此回結束誅怪事。接敘沈棲霞朱惡紫諸人。中間插入曹上達恃強奪產一段。倍覺靈活。

曹上達作惡多端。一死不足蔽其辜。惟不先不後。恰死於逼奪未家桃時。明眼人讀之。固早知其必爲沈棲霞所殺無疑矣。但土豪惡霸。無時無之。亦無地無之。安得千萬沈棲霞。施其神技。爲天下含冤負屈人。一吐骯髒不平之氣耶。



錢賣給了大小姐。大小姐得知父親肯替他料理這件事，心中自然歡喜，即命汽車夫。你可以將我的住處私下告訴老太太。但千萬休讓老太爺知道。原來大小姐還怕老頭子知他掩在這裏，還要尋過來打他呢。其實不然，老太太一曉得女兒的行藏，馬上就告訴上達知道。上達先前雖然一肚子火，幾天下來，火已消滅。反覺一個女兒孩子家孤零零住在外面，倒反有些可憐。他得信之後，老夫妻兩個親自趕到曹家渡來尋見大小姐。說話免不得吃着幾句。不過大小姐十分願意聽的。因為吃說話究竟比吃官司好受得多呢。上達盤問女兒這件事的始末情形。大小姐一一告知。上達聽到得利洋行大拉司的名字，不由笑稱皇天有眼。女兒你雖然吃了他這點虧，可曉得他新近也吃別人一個虧，比你還要大幾十倍呢。大小姐驚問其由。上達說：我也是昨天報上看見的。有一班署名翻戲黨託名上海某大公館小姐出嫁，要採辦大批金錙鑽爲由，向得利洋行的大拉司講

交易送貨觀看。這件事從開場至今。差不多有一個月來往了。大小姐說不差。我有回到他那裏去。果見有許多人在他寫字間中講話。大約就是這班人咧。上達道報上還說某大公館雖無小姐出嫁。不過有位姨太太最愛收買金鑄鑽。所以翻戲黨也得乘間而入。他對於某公館方面。自稱是洋行中的買辦跑街。而對於洋行方面。又是居爲買主的代表。兩方面都上他的當。送貨過去。也是他從中做鬼。故意教他們生意不成。好一票票越送越多。他對於各處也越弄越熟。洋行方面看見他有如此大公館保障。自然非常相信他。而公館方面見他一樁樁貨色搬得出。當然也十分信任他。誰料他深謀遠慮。安心要在兩方面做一點兒信用出來。好施展他的通天手段。日前某公館的主人。全家都上某處赴筵去了。他便利用這個時機。教大拉司送一票價值三十幾萬銀子的金鑄鑽前去。大拉司還打發買辦跑街兩個人押同前往。算得仔細到二十四分的了。到那邊之後。況也

主人不在家中。回來還有一陣工夫。我們在此久等不便。這號貴重東西。路上帶來帶去風火也是很重的。還不如這裏賬房的鐵箱中寄一寄。隔會兒主人回來接洽之後。再定奪罷。那時他們剛在賬房中。賬房先生聽了。也說鐵箱中寄寄不妨。買辦跑街來此已非一遭。以爲偌大公館的賬房鐵箱中寄東西。當然不至有什麼疏忽的。而且他們帶來的是一只小鐵匣。鑰匙藏在自己身邊。更不怕別人私開他的。這就是彼此相熟的壞處了。當時他們就將這首飾匣託付那人轉交與賬房先生鎖在鐵箱裏。三個人一同出去。不多時那人又回轉來說。我還是守一陣子罷。外國人的交易不大好辦。我們吃他的飯。怠慢不得一點。三個人一同來。再三個人一同回去。他就要當我貪懶。所以還是讓他們兩個揩一會子油。我在這裏守。你們東家回來看貨罷。這宛然是一派賣貨人聽的口吻。賬房了。當然和調說好。不意坐不多時。電話忽來。要請得利洋行的經手人講話。賬房先生自

然交與那人聽了。那人接談之後。對賬房說。這是我們大班打來的。現在行裏還有別個主顧也要看貨。既然貴主人還未回家。不便耽誤我們自己的交易。命我暫且帶一帶回去。待前途看不中意。再爲送來。請你們主人挑選就是了。這句話賬房當然不能拒絕他。當就開鐵箱把那寶匣交給那人拿去了。以後的情形不問而知。洋行向某公館要東西。某公館說是你自們己行裏人拿去的。與我們無干。而洋行方面。不承認這人是他行裏用的人。說是某公館的代表。但某公館那裏肯承認這個呢。於是就請律師打官司。各執一辭。不過據精於法律的人說。這件事大拉司要吃虧。因爲他東西交給某公館。並無憑據。更無法證明那人的係某公館的用人。所以結果下來。某公館當然不負責任。而東西已入翻戲之手。吃虧的豈不是原主嗎。你現在被那外國人硬敲這一下子竹槓。他的計劃雖精。無奈天不饒人。令他當着我們眼前。也吃個虧給我們看看。我們的氣。也可以平一

點兒咧。爲今之計。你這樣躲着不見人面。也不是事。應該認賠賬的認賠賬。認和解的認和解。大約我朋友方面。也有認得大拉司這個人的。回頭打聽一下子。託他們去設法。想必不致於要照來賬那麼大的數目罷。這些事有爲父的替你去辦。不過你自己應當記着。吃過了虧。乖也該學一點子。以後還要信着自己的。煮在外間這樣胡鬧嗎。大小姐聽了他父親這些話。還有什麼言語。免不得低垂粉頸。兩眼流淚。答應從今以後改過自新。決不再蹈前轍了。上達老夫妻倆聽說。嘆了口氣道。痴孩子。你現在明白。雖然明白。可惜太遲了一點。咧。自從這一天他父女們接洽之後。上達果然挽出朋友向大拉司和解此案。大拉司正因一樁案子。還纏不清楚。也不願意多興訟累。見他們有人出場和解。落得趁風收篷。答應貼三千塊錢損失了結。上達自然情願的劃出來給他。大拉司便自向公堂請求銷案。於是張大小姐又得回復自由。上達曉得女兒的脾氣。若將他放在上海。

自己動身之後。他無拘無束。免不得又要故態復萌。所以決定主意。替二小姐親事停當。上海的公館也不必搭了。索性將家眷搬到北京。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將大女兒也嫁了。因爲女兒留在家裏。年紀小點還好。年紀大一點兒。實乃是家庭中唯一的大累呢。至於二小姐這番自由擇配。本非上達所贊成的。因爲被大小姐闖禍驚寒了胆。想一之已甚。其可再乎。管他自由不自由。還是請他早出門的爲妙。別留在家裏。再鬧別的笑話。這一來倒便宜了二小姐。在他的婚姻問題上。一無留難。他可不像他姊姊。張來張好。李來李好。此番所屬意者。也是個規規矩矩的少年。姓黃。是他從小相熟的朋友。性情學藝。兩無批評。天定良緣。應稱美滿。不過還有一樁美中不足。就是這姓黃的本身雖新。他家庭中却很頑固。二小姐過門之後。新舊不相容。祇可搬出來另組新家庭。這是後話。但上海類此情形的。也不止二小姐一家。老的方面。有老的看不入眼的說話。小的方面。有小的過

不得日子的言語。做書的覺兩方面都有道理，實在下不得斷語，只好請個中人自己思量的了。丟開閑言。再說上達替二小姐親事辦妥，便將住宅公館託一個錢莊朋友，或賣或租，相機辦理。自己便帶同老太太大小姐搬往北京。大小姐欲帶才寶同去，才寶曉得這一番去後，未必馬上就能回來，自己上海還有個丟不掉的人，只好硬硬頭皮回頭。大小姐不去，大小姐倒不料，才寶如此沒良心，枉待他許多年，同自己姊妹一個樣兒。所以世界上人心是料不到的，沒奈何，祇能帶貴寶一個人去了。才寶自從跟隨大小姐以來，明的暗的手中着實積起幾個錢。此番大小姐走後，他就打算不吃人家飯了，同他的要好朋友商量，預備到堂子裏，捐幾腳生意，做老撾太太拿別人的皮肉去替他賺錢，安享現成天下這法子。何等高明可巧！他那個要好朋友也是個胸無大志，只希望吃吃玩玩的人物，聽言非常贊成。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小張。他和大小姐相識的時候，早已與才

寶陳倉暗渡。不過瞞着他主人一個罷了。後來大小姐雖然割絕。才寶方面仍不脫關係。所以大小姐要帶才寶往北京。才寶拒絕不願意去者。就爲丟不落這人的緣故。講小張近年以來。白相地界上。門檻愈入愈精了。相交女朋友。專講究揩別人油水。弄點兒倒貼用用。現在聽才寶肯拿私蓄出來。包先生做本家。自己這一張硬殼套套。也未爲不可。人之無恥。一至於是還有什麼念頭不好轉呢。才寶倒是一片本心。以爲小張手不能抄寫。肩不能扛挑。祇靠得一張齊整面孔。伶牙俐齒。要他賺銅錢養家活口。未免煩難。所以轉出這個念頭。預備一勞永逸。兩個人夠吃夠穿。就可以一輩子做好夫妻了。那曉得小張不是安分守己的人。沒多少時候。就鬧出一場話柄。險些兒把才寶氣殺。也是他以奴欺主的報應。要知端的。且待下回分解。

徐君哲生上海法大馬路中市日新增洋貨號商人也其來函云鄙人在滬商界辦事素日信仰貴局
嬰孩自己藥片之鉅大功效去秋小兒曾患腹瀉月餘生機殆盡夜眠眼張胃不納食氣息奄奄合家
惶急中醫無止瀉之法令人束手無策幸經伯雲家伯指示專心服用自己藥片再瀉腹內淤積遂安

心照服又瀉形如青魚肚雜之大便數次而病勢仍似毫無把握後小兒

治片已孩爲小有海在上
者一又孩嬰自藥所者



化便閉 肚痛腹瀉 寒熱 出牙各症 傷風 痰厥 蝦蟲爲患等症是矣嬰孩自己藥片係
韋廉士醫生所製專治小兒及嬰孩各症之靈藥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
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烏 鷄 白 凤 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鷄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彷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

種德園藍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發給一等獎章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五
一〇六號

(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
料二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九每兩五
角單料二角半○著名良藥化痰止
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獨
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
無二之聖藥也

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
茶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咳嗽
見神效泡飲利便每盒五角每包一角
湯火燙傷刀傷疔瘻溼毒無名腫毒
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
應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還
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
出門近萬大患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稿有味者爲合格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香山路世界書局

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總編理事編輯主任嚴施濟獨
印刷所發行所發行所者者者者
北京上海世界書局
天津上海世界書局
太馬路書局
北江紅書局
獨創書局

電世界書局
話中四七二二局
上四界書局
海四界書局
蘭四界書局
北四界書局
江紅書局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發行所

長煙台
北京
長沙
武昌
南昌
漢口
太原

目▼

世界書局

全年	半年	零購	每册	實售
五十冊	廿五冊	每冊	實售一角	二角
實售四元	實售二元	本國一分	日本三分	外國四分
			每册郵費	

▲價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難以戰勝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才設立信託部特聘商業專門人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各大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大商號盍速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承印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啟謹局書界上海路馬四海